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地区经济展望

撒哈拉以南非洲

新冲击来袭，回旋余地不足

2022年4月



世界经济与金融概览

地区经济展望

撒哈拉以南非洲

新冲击来袭,回旋余地不足

2022年4月

©2022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IMF Library

Nam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ublisher.

Title: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 a new shock and little room to maneuver.

Other titles: Sub-Saharan Africa : a new shock and little room to maneuver. | 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

Description: Washington, DC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2. | 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 | Apr. 2022. |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Identifiers: ISBN 9798400208683 (中文纸质版)

9798400208768 (中文ePub)

9798400208782 (中文网络版PDF)

Subjects: LCSH: Africa, Sub-Saharan -- Economic conditions. | Economic forecasting -- Africa, Sub-Saharan. | Economic development -- Africa, Sub-Saharan. | Africa, Sub-Saharan -- Economic policy.

Classification: LCC HC800.R445 2022

《地区经济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每年发布两次，分别在春季和秋季出版，探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发展情况。预测和政策考量均代表IMF工作人员的观点，不一定代表IMF、其执行董事会或管理层的观点。

可通过网络、传真和来函方式订购出版物：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ublication Services

P.O. Box 92780, Washington, DC 20090 (USA)

电话：(202) 623-7430 传真：(202) 623-7201

电子邮件：publications@imf.org

www.imf.org

www.elibrary.imf.org

请浏览所有已发布的《地区经济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REO/SSA>



目录

致谢	v
概要	vi
新冲击来袭,回旋余地不足	1
又一次冲击.....	1
不确定、不充分的经济复苏	3
风险偏于下行	5
面对复杂的选择,可用之策有限.....	6
危机之后:加强经济韧性和提高潜在增长率将是关键所在	13
参考文献	22

专栏

特别关注:乌克兰战争的溢出效应.....	2
专栏1. 一年之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疫苗推广工作	16
专栏2.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	17
专栏3.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冲突事件造成的经济影响.....	19
专栏4.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央行数字货币	20

图

图1. 大宗商品价格,2005–2022年.....	1
图2. 撒哈拉以南非洲:主权债收益率,2019–2022年	1
图3. 撒哈拉以南非洲:新冠病例数和死亡人数.....	3
图4. 部分经济体:完全接种疫苗人数.....	3
图5. 撒哈拉以南非洲:政变,1990–2022年	3
图6. 撒哈拉以南非洲:实际GDP增速.....	4
图7. 撒哈拉以南非洲:2021年和2022年实际GDP增速的调整	4
图8. 撒哈拉以南非洲:2022年财政预测值的调整.....	4
图9. 部分地区:人均实际GDP,2019–2026年.....	5
图10. 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力资本的分化趋势.....	6
图11. 部分地区:1990年以来的极端灾害	6
图12. 撒哈拉以南非洲:通胀率,2005–2022年.....	6
图13. 撒哈拉以南非洲:CPI通胀中位数.....	7
图14. 撒哈拉以南非洲:CPI通胀	8
图15. 撒哈拉以南非洲:产出损失和通胀	8
图16. 撒哈拉以南非洲:公共债务的构成情况,2010年和2020年	9

图17. 撒哈拉以南非洲：符合PRGT条件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风险状况, 2015–2021年	9
图18. 撒哈拉以南非洲：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务, 2015–2021年	10
图19. 撒哈拉以南非洲：外债偿付, 2010–2021年	10
图20. 撒哈拉以南非洲：税收收入, 2018–2025年	11
图21. 撒哈拉以南非洲：汇率, 2019–2022年	11
图22.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储备, 2021年	11
图23. 撒哈拉以南非洲：汇率制度, 1980–2018年	12
图24. 部分国家：汇率高估, 2017–2020年	12
图25. 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宗商品出口和税收收入	13
图26. 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实际GDP, 2010–2026年	14
图27. 部分地区：拥有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占比	14

统计附录表

统计附录表1. 实际GDP增长和消费者价格, 平均值	26
统计附录表2. 总体财政余额（包括赠与）和政府债务	27
统计附录表3. 广义货币和对外经常账户（包括赠与）	28
统计附录表4. 外债、官方债务（按债务人统计）和储备	29

致谢

2022年4月期《地区经济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由Peter Kovacs牵头的小组在Papa N’ Diaye、Catherine Pattillo和Damiano Sandri的指导下撰写。

小组成员包括Hany Abdel-Latif、Aqib Aslam、Marijn Bolhuis、Habtamu Fuje、Cleary Haines、Shushanik Hakobyan、Franck Ouattara、Saad Quayyum、Henry Rawlings、Ivanova Reyes和Andrew Tiffin。

Charlotte Vazquez负责文件制作，Erick Trejo Guevara提供协助。

信息交流部的Cheryl Toksoz负责监督文件的编辑与制作。

本出版物遵循如下惯例：

- 在表格中，空白单元格表示“不适用”，省略号（...）表示“无数据”，0或0.0表示“零”或“忽略不计”。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值之和与合计值可能稍有出入。
- 短破折号（-）用在年份或月份之间（例如，2019-2010年或1-6月），表示所覆盖的年份或月份，含起止年月；斜线（/）用在年份或月份之间（例如，2005/2006年），表示财政或财务年度，与缩写“财年”表示的意义相同（例如，2006财年）。
- “十亿”表示1,000个百万；“万亿”表示1,000个十亿。
- “基点”指一个百分点的1/100（例如，25个基点相当于一个百分点的四分之一）。

概要

一个已经承受重压的地区再次面临冲击...

2021年下半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复苏表现强于预期，因此，对其2021年经济增长率估计值从3.7%大幅上调至4.5%。但该地区的复苏进程在今年岌岌可危。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了一场全球经济冲击，在该地区各国应对这一冲击的政策空间微乎其微之际，冲击对该地区产生了严重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正在给大宗商品进口国的外部和财政平衡带来压力，并加剧了许多国家对粮食安全的担忧。粮食价格高企将对最脆弱群体造成尤其严重的损害，特别是在城市地区。

此外，这一冲击可能使该地区面临的一些最紧迫的政策挑战变得更加严峻，这包括疫情引发的社会和经济遗留问题、气候变化、萨赫勒地区的安全风险加剧以及美国货币政策的持续收紧等。

正因如此，该地区的增长势头已经减弱。预计今年的经济活动将增长3.8%，增长势头因石油进口国增长前景走弱而受到不利影响。

预计2023年该地区的经济复苏将加速，中期增长趋势水平将达到4%左右。但这一增速不足以弥补疫情造成的损失，并使该地区更难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场疫情还留下了严重的社会创伤，极端贫困人口增加就突出说明了这一点。学校长期关闭也给学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其受教育的时间被缩短，损害了他们的终生生产效率，并影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中期前景。

... 和更不确定的前景。

政策制定者今后将需要以更少的政策选项和极少的试错空间应对极高的不确定性。国际上，乌克兰长期处于战争可能会引起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由此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出现粮食危机。另外，战争还可能提高风险溢价并削弱全球需求。全球货币环境比预期更加急剧地收紧，中国和欧洲增长放缓，也可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造成影响。就当地而言，疫苗推广速度缓慢使许多国家容易遭受新一波疫情冲击，并可能使新变异毒株更容易出现。持续的安全风险和冲突可能会

影响经济增长。另外，该地区仍然非常容易遭受日益频繁和严重的气候冲击。

在政策前景受到约束且日益复杂的环境下，有三个紧迫的政策优先事项

除了加速疫苗接种以保护该地区不受新的疫情冲击之外，政策制定者还面临着三个政策优先事项。

一、平衡通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乌克兰战争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尤其是粮食和能源价格，这加剧了许多国家近期的通胀压力。由于大多数国家的产出仍远低于疫情前的趋势水平，各国央行在遏制通胀和支持增长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权衡取舍。为实现这一平衡，各国央行需要密切监测价格走势，随时准备在通胀预期上升时加息，防范利率上升带来的金融稳定风险，并维持一个以央行高度独立和清晰沟通为支撑的可信政策框架。一些央行已经开始加息，许多国家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二、在不加剧债务脆弱性的情况下应对乌克兰战争的经济影响。

在该地区财政空间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乌克兰战争的影响正在对其造成冲击。公共债务比率目前处于本世纪初以来的最高水平，许多低收入国家要么已陷入债务困境，要么即将陷入债务困境。因此，财政应对措施需经过仔细调整，有针对性地保护最脆弱家庭免受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同时不增加债务脆弱性。

在大宗商品进口国，尤其是那些面临更大财政约束的国家，要想找到资源保护弱势群体，就需要大幅调整支出的优先次序，比如取消对国有企业的浪费性补贴。在大宗商品出口国，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以带来可观的意外财政收入，但前提是政府需要控制能源补贴支出。这些收入中的大部分应该用于重建政策缓冲，财政脆弱性较高的国家尤其应该如此。

除了眼下的需求，大多数国家还需要进行财政整顿，以降低债务脆弱性，并为更加强健、更可持续的中期增长奠定基础。为此，需要在可信的中期财政框架下调动更多财政收入来源并

提高公共支出效率。重要的是，财政整顿措施应该保护弱势群体，并优先考虑发展需求。

在这条复杂的道路上前行将是困难的，许多国家需要获得国际支持。2021年，IMF向该地区分配了23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SDR），为各国增强外部头寸和满足疫情期间的紧急支出需求提供了重要帮助。二十国集团承诺向脆弱国家转借1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这是迈出的另一个重要步伐。但国际社会应该走得更远，例如取消执行“债务处理共同框架”的障碍，并允许在必要时进行快速有效的债务重组。

三、管理汇率调整。

美国正在收紧货币政策，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引起了风险溢价上升，这些因素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汇率带来了下行压力。对于实行钉住汇率的国家而言，当局应该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以维持钉住汇率的信誉。对于采用更灵活汇率安排的国家来说，贬值可能有助于缓冲全球货币环境收紧的影响，但即便这些国家今后也可能面临艰难的抉择。在许多国家，考虑到严重的币种错配以及对通胀的传导影响，汇率贬值的短期好处明显有限。有针对性地使用外汇干预可能有助于避免汇率过度波动，但干预的范围往往受到较低的国际储备水平的限制。因此，即使在经济活动疲软的情况下，一些国家也可能需要收紧货币政策来支持汇率。

危机之后：实现强劲、包容和可持续的增长

除了应对疫情和当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该地区还需要实现强劲、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创造就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此，需要采取果断的政策行动，提高经济多元化水平，释放私人部门潜力，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该地区许多国家仍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因此产出波动较大，经济增长率较低。因此，提高经济多元化水平至关重要。为此，大宗商品出口国应利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优势，提高其宏观经济框架的可信度，改善投资环境，并在市场失灵时考虑采取有针对性的部门干预措施。

提升潜在增长率还需要充分利用私人部门的潜力。例如，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实施将极大地促进该地区增长和提高地区竞争力。公共当局还应该探索新的融资渠道来促进私人投资，例如与国际开发金融机构合作，提供透明和设计良好的基础设施投资激励措施。数字化也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同时带来了新的挑战 and 风险。例如，许多国家正在探索采用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能性，以提高金融普惠水平，降低侨汇成本，并提供了一种私人加密货币的替代方案（私人加密货币可能会削弱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最后，气候变化给该地区带来了严峻挑战，因为该地区面临与天气有关的灾害，并且农业依赖雨水灌溉。因此，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开展投资极为重要。鉴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潜力，绿色转型也为其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帮助该地区为适应气候变化进行融资、抓住绿色转型带来的机遇、确保以公平、可负担的方式提供能源方面，国际资金的支持至关重要。

新冲击来袭，回旋余地不足

又一次冲击

自2021年10月发布《地区经济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历了一系列不利冲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出现动荡，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并使该地区本已艰难的政策前景进一步恶化。有关的政策挑战包括，发达经济体持续收紧货币政策，疫苗接种率低导致容易遭受新的疫情冲击，以及许多国家面临政治不稳定和安全风险。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出现动荡...

战争扰乱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能源和食品出口，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图1）。尽管这可能会给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大国带来意外收益，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正在削弱大宗商品进口国的财政和外部状况，同时也威胁到这些国家中最脆弱群体的粮食安全和能源可负担能力。这其中，一些国家高度依赖小麦进口，包括少数国家直接从乌克兰和俄罗斯进口大量小麦（见“特别关注”，第2页）。此外，化肥和石油价格上涨将增加粮食收割、运输和加工的成本，从而进一步增加粮食价格的上涨压力。

...给全球经济前景蒙上阴影。

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已经比预期更大、持续时间更长。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势头增强，发达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的速度超过了几个月前的预期，导致

图1. 大宗商品价格，2005-2022年



来源：IMF大宗商品价格系统。
注释：WTI = 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

主权债务收益率大幅上升（图2）。收益率上升还反映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恶化导致的风险溢价上升，这些因素合起来导致流入该地区的证券投资减少，并给大多数国家的汇率带来了下行压力。

由于全球经济活动放缓，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还面临着主要贸易伙伴国需求下降的冲击。预计202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比2021年10月的预测值低1.5个百分点，原因是财政刺激规模缩小以及货币环境收紧。欧元区和中国的经济前景也有所恶化，2022年的增长率预测值分别下调了约1.5和1.2个百分点。

各国国内疫苗接种进展缓慢，使该地区暴露于风险之中...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2021年底引发了第四波席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疫情（图3）。确诊病例迅速上升，达到疫情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变异毒株的严重性相对较低，导致的死亡人数少于前几波疫情，疫情封锁措施要求也没有之前严格。

近几个月来，由于疫苗供应的增加和分发工作的进展，疫苗接种速度已在加快（专栏1）。例如，通过依靠多样化的疫苗来源、训练有素的医疗工作者，以及卫生官员、政府官员和私人部门的协调努力，五个国家（博茨瓦纳、佛得角、毛里求斯、卢旺达、塞舌尔）已达到IMF提出的2021年接种率达40%的目标。

然而，大多数国家的疫苗接种率仍然不够高。截至4月初，该地区只有12%的人口完全

图2. 撒哈拉以南非洲：主权债收益率，2019-2022年（百分比）



来源：Bloomberg Finance L.P.和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EMBIG=J.P. Morgan全球新兴市场债券指数；SSA=撒哈拉以南非洲。

特别关注：乌克兰战争的溢出效应

这场战争导致全球主要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直接联系相对较少，与这两个国家的贸易在该地区与其他国家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到2.5%。然而，战争将通过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而对该地区产生影响。对于该地区的8个净石油出口国而言，能源价格的上涨带来了意外收益。其他主要大宗商品（铜、黄金、钻石、钽）的出口国也可能从价格上涨和销售额增加中获益。但对于该地区其余37个非石油出口国而言，石油和燃气价格的上涨将对贸易条件造成重大负面冲击，这将导致贸易差额恶化，运输和生活成本上升，并会使财政余额恶化，而那些实行燃料补贴的国家尤其受到影响。预计本次危机将导致该地区石油进口国的进口成本增加约190亿美元。此外，进口石油的脆弱国家的财政余额预计将恶化0.8%（与2021年10月预测值相比），是所有石油进口国平均恶化水平的两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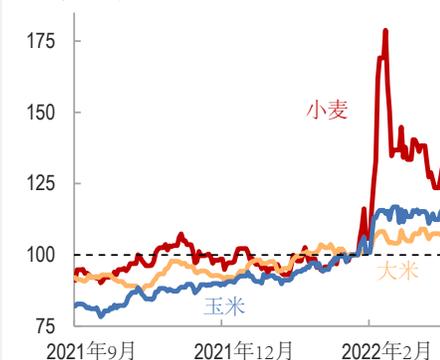
持续的冲突可能进一步推升全球粮食价格（“特别关注”图1）。这是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问题——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大约85%的小麦依赖进口，其中一些国家很大一部分小麦进口直接来自俄罗斯或乌克兰，这使它们特别容易受到供应扰动的影响（“特别关注”图2）。食品在该地区消费篮子中所占比重达到40%，而进口是应对本地农业欠收的一个关键对冲方式。因此，全球粮食价格向本地食品价格的直接传导程度相对较高，超过30%。此外，全球石油价格向本地食品价格的间接传导程度可能也很高，这在粮食进口量大的国家（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尤为如此。另外，俄罗斯是化肥和天然气（化肥生产的一项主要投入品）的主要生产国，因此持续的冲突很可能导致整体农业成本上升。

粮食价格上涨将加剧粮食安全问题和社会紧张局势。该地区近三分之二的热量摄入来自谷物（玉米、大米和小麦）和淀粉类根茎（木薯、山药和红薯），因此，小麦价格上涨尤其令人担忧——甚至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新冠疫情已经导致营养不良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21年上升至近四分之一，增加了一倍多。粮食价格进一步上涨将损害最脆弱群体，并可能加剧社会紧张状态，这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更是如此（“特别关注”图3）。在萨赫勒地区、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达加斯加，粮食安全已经是一个重要问题。

除大宗商品价格外，这场战争还对全球融资环境造成了影响。不确定性加剧可能在最需要资本流动的时候对其构成干扰。避险冲击可能引发资本外流——市场可能会根据现有脆弱性区别对待各国，但大多数国家将面临更高的借款成本和汇率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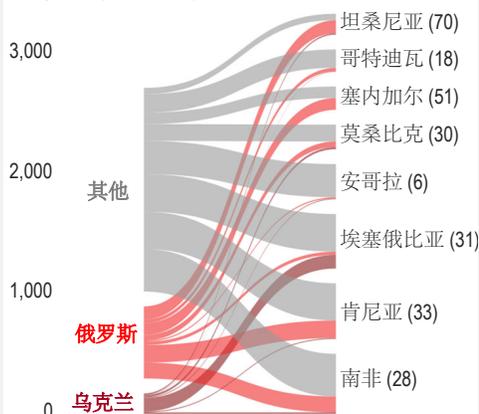
然而，欧洲在促进能源多元化方面采取的措施可能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国家在中期内受益。例如，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拥有该地区最大的已探明天然气储量。这些国家可能面临来自欧洲更强劲的出口需求，特别是考虑到欧盟最近决定将天然气列为可持续能源。

“特别关注”图1. 全球粮食价格, 2021-2022年
(指数, 2022年2月22日=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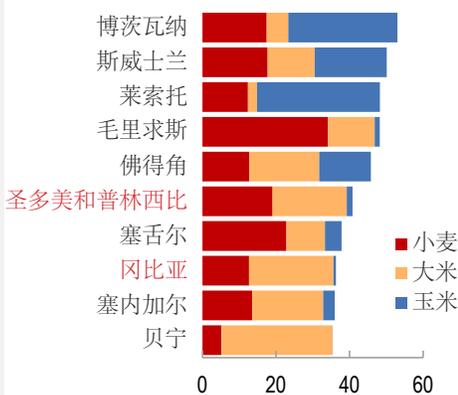
来源：Bloomberg Finance L.P.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特别关注”图2. 撒哈拉以南非洲：八大小麦进口国
(百万美元, 括号中的数字 = 从俄罗斯/乌克兰进口所占百分比, 2020年或最新可得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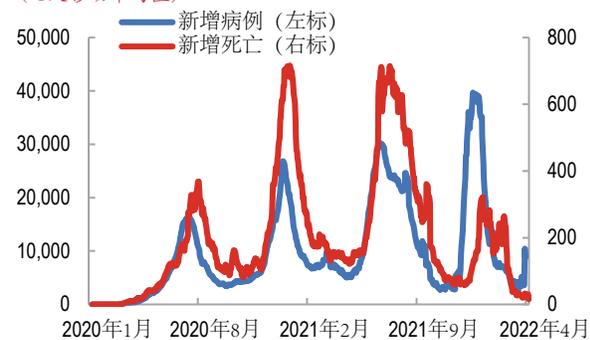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COMTRADE和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特别关注”图3. 撒哈拉以南非洲：对食品进口依赖度最高的十个国家, 2019年
(占每日摄入热量的百分比, 红色 = 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2020年或最新可得数据)



来源：粮农组织和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3.撒哈拉以南非洲:新冠病例数和死亡人数
(七天移动平均值)



来源：“用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和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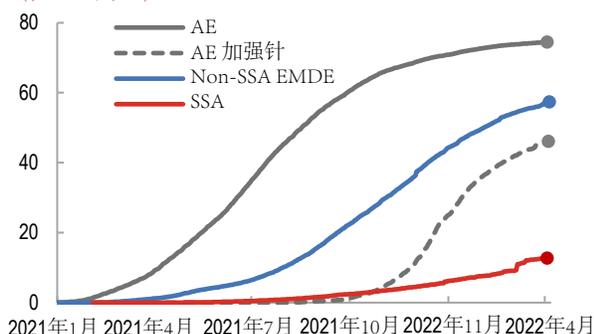
接种了疫苗（图4）。这远远低于IMF提出的在2022年年中接种率达到70%的目标（Agarwal和Gopinath，2021年）。此外，该地区的疫苗接种速度仍然比世界其他地区慢得多。例如，发达经济体已经为超过45%的人口提供了加强针，这突出显示全球疫苗接种水平持续存在差异。

...但一些国家面临安全威胁。

近年来，该地区政治不稳定和军事政变的发生率有所上升（图5）。自2020年8月以来，军事力量已经控制了四个国家（布基纳法索、乍得、几内亚、马里），另外两个国家（几内亚比绍、尼日尔）也曾发生未遂政变。其中几个国家受到了地区性和国际性制裁，这可能会限制它们的融资渠道，并影响其增长前景。

该地区还面临着一些武装冲突和恐怖主义威胁，包括在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马里、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国内的敌对行动在11月升级。此后，战争局势有所缓解，但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仍不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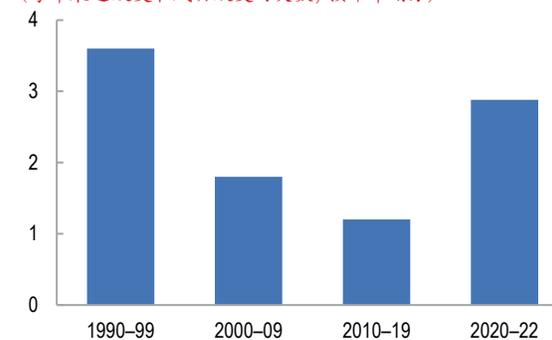
图4.部分经济体:完全接种疫苗人数
(占人口百分比)



来源：“用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和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AE=发达经济体；Non-SSA EMDEs=非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SSA=撒哈拉以南非洲。

图5.撒哈拉以南非洲:政变, 1990-2022年
(每年未遂政变和成功政变的次数, 按十年划分)



来源：政变，1950年到现在（Jonathan Powell和Clayton Thyne）和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不确定、不充分的经济复苏

2021年经济势头有所增强, 目前复苏进程岌岌可危

2021年第三季度的GDP数据总体上强于预期。高频指标表明，经济活动在2021年第四季度放缓，但在很大程度上经受住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播的影响（图6）。因此，相比2021年10月的预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21年的实际GDP增长率预测值已从3.7%大幅上调至4.5%（图7）。从不同的国家组别来看，非资源密集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测值大幅上调，原因是埃塞俄比亚虽然受到多重冲击（疫情、冲突和蝗灾），但经济表现仍好于预期。然而，在依赖旅游业的国家，由于疫情持续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它们2021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测值已被下调。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遏制了该地区经济复苏的良好势头，2022年总增长率预测值预计将下降至3.8%。总体数据掩盖了整个地区内部存在的巨大差异（图7）。尽管安全挑战和基础设施老化限制了石油供应，但石油出口国2022年的增长率预测值已上调了0.8个百分点（相比于2021年10月的预测值）。石油进口国的增长前景已经恶化，经济增长率预测值的下调幅度约为0.4个百分点。在石油进口国中，脆弱国家经济增长率预测值的下调幅度更大，2022年的增长率预测值已被下调了0.5个百分点。

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也对整个地区的政府收入和财政余额产生了极为不对称的影响（图8）。在石油出口国，2022年财政收入与GDP之比的预测值上调了2.1个百分点。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国预计也将实现收入增长，尽管增幅较小。但由于能源补贴支出增加，收入增长对财政余额

图6. 撒哈拉以南非洲:实际GDP增速

(滚动季度增长率, 年同比, 百分比)



来源: Haver Analytics、IMF内部数据库和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的影响很小。相反, 非资源密集型国家的财政余额将大幅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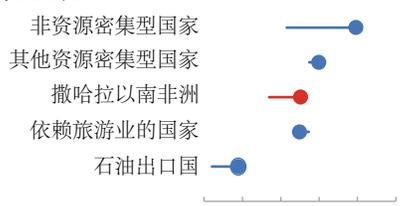
以下是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和国家组别的情况:

- **南非**的经济增长在2021年上半年相对强劲, 下半年放缓。第三波疫情和7月的社会动荡事件影响了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 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回升, 但也只抵消了此前的部分影响。在2021年封锁措施解除促使经济反弹之后, 目前预计经济增长在2022年将放缓至1.9%, 原因是受到结构性约束(包括电力部门)和全球融资环境收紧的影响。如果不进行财政调整, 预计公共债务将在未来几年稳步增长, 到2026年达到GDP的83.7%。为了提高潜在增长率和保持债务可持续性, 需要及时实施可信的财政政策 and 结构性改革, 包括加强产品市场监管框架, 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加强国有企业管理以及加快能源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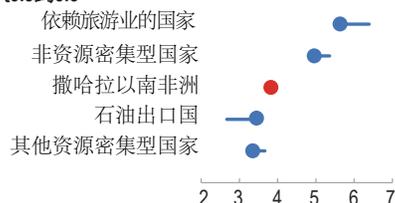
图7. 撒哈拉以南非洲:2021年和2022年实际GDP增长率的调整

(百分比, 与2021年10月预测值的差异)

2021年 从3.7到4.5



2022年 从3.8到3.8



来源: 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 **尼日利亚**经济增长前景有所改善, 原因是油价上涨以及制造业和农业复苏强于预期。预计2022年尼日利亚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4%, 自2024年起回落至2.9%。这一增长前景受到与油价和融资环境有关的高度不确定性的影响。此外, 疫苗接种率低、安全风险加剧、价格压力大等因素对该国中期增长前景产生了负面影响。应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促进经济多元化, 这对于该国可持续地提高增长潜力和减少经济波动十分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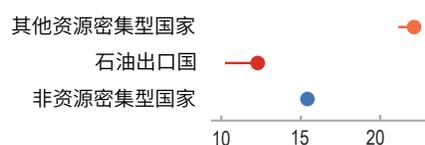
- **安哥拉**2021年的经济增长率为0.7%, 扭转了长达五年的衰退趋势。由于反复出现技术问题, 并且投资水平低影响了石油产量, 该国无法充分从高油价中获益。预计2022年经济增长率将加速至3%, 非石油部门(农业、建筑业和运输业)将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中期来看, 由于高油价和非石油行业的强劲表现, 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逐步达到4%。这一前景的主要风险包括高通胀(尤其是食品价格)和持续的石油生产问题。

- **埃塞俄比亚**的增长率预计将从2021财年的6.3%放缓至2022财年的3.8%, 原因是本财年上半年军事冲突加剧、在疫苗接种率低的情况下疫情持续造成影响, 以及乌克兰战争带来溢出效应。食品和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以及债务风险上升也给该国经济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该国高度依赖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小麦, 这增加了食品价格的压力。尽管中期增长前景有所改善, 但由于内部冲突和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紧张, 该国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极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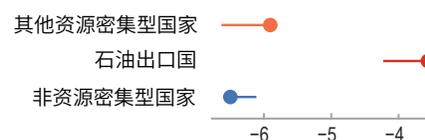
图8. 撒哈拉以南非洲:2021年和2022年财政预测的调整

(占GDP的百分比, 与2021年10月预测值的差异)

财政收入, 不包括赠予



总体财政余额, 不包括赠予



来源: 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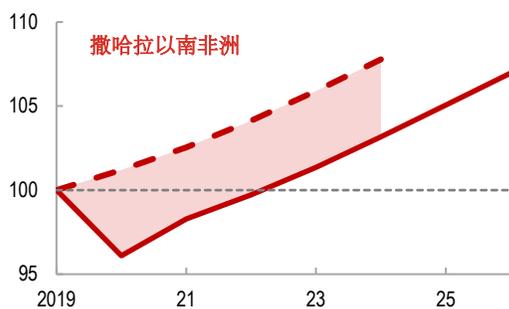
- **依赖旅游业的国家**面临着极具挑战的经济复苏前景。国际旅游业的复苏道路比其他行业更为漫长。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出现，许多依赖旅游业的国家在经济复苏过程中经历了短期挫折。由于侨汇大量流入（科摩罗、冈比亚）或疫苗快速推广（塞舌尔），部分国家的情况相对较好。但另一些国家面临着高达GDP 15%的持续收入损失（佛得角、毛里求斯）。
- **脆弱经济体**的增长率预计将从2021年的4.6%小幅上升至2022年的4.8%，升幅比2021年10月的预期要小得多。此外，经济前景面临极大的下行风险。许多国家（尤其是萨赫勒地区的国家）面临着持续不断的安全挑战和政治动荡，同时还受到地区性和国际性制裁。由于食品价格快速上涨，人们对粮食安全的担忧大大增加，加剧了社会动荡风险。此外，不断上升的通胀和有限的财政空间进一步限制了政策选项。

2022年之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增长率预计将略高于4%（人均增长率为1.8%）。这远远低于该地区为弥补疫情造成的产出损失所需要的经济增速（图9）。实际上，人均收入预计仍将比疫情前的预测值低4%以上。此外，由于发达经济体的产出预计近期将达到其疫情前的趋势水平，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发达经济体在疫情危机期间被拉开的差距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疫情留下了严重的社会创伤效应

在疫情暴发之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就未能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新冠疫情进一步破坏了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在接触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雇用的妇女和低技能工人等弱势群体的人数相对更多。因此，该地区长期以来取得的减贫进展已经逆转，并且在2020年和2021年，又有39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Lakner等，2020年；世界银行，2022年）。

图9. 部分地区：人均实际GDP，2019-2026年
(2019年=100，虚线表示危机前的预测值)



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与此同时，不同收入群体和国内各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加剧，增加了社会紧张和政治不稳定的风险。乌克兰战争引发的食品价格急剧上涨有可能大幅加剧该地区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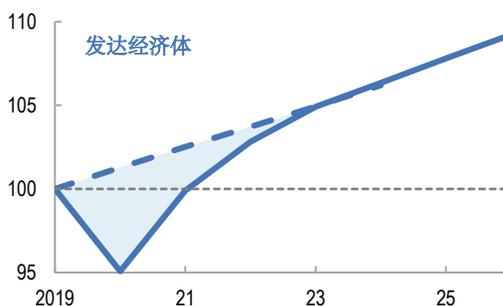
由于学校长期关闭，**疫情还损害了亟需的人力资本积累**。2020年2月至2021年10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学校平均关闭了128天，比发达经济体的学校关闭时间（持续了约84天）要长得多（图10）。更长的学校关闭时间将导致非洲与发达经济体在学习结果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并对中期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全球食品价格快速上涨，已达到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这加剧了社会紧张局势。这种影响对贫穷家庭尤其严重，因为这些家庭的食物支出占收入的比例要大得多。这还在一些国家（乍得、厄立特里亚、刚果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南苏丹）引发了人们对**粮食短缺问题的担忧**。一些国家除面临粮食短缺问题外，还面临就业前景疲弱和不均衡的问题，因此，政治稳定也受到破坏。

风险偏向下行

乌克兰战争的持续和对俄罗斯出口的长期限制可能会给食品和能源价格带来更多的上涨压力。这将给该地区的大宗商品进口国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加重粮食短缺问题，加剧社会紧张，并给弱势群体带来最沉重的负担。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升级也可能增加全球避险情绪，并提高借贷成本，这对财政状况更加不稳定的国家而言尤为如此。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也容易受到**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速度加快**的影响。例如，美国10年期利率意外上升25个基点，可能会通过借贷成本上升和外部需求减弱使整个地区的增长率下降约0.25个百分点（专栏2）。没有哪个国家能免于受到这样的冲击，但前沿经济体和资源密



集型国家尤其容易遭受冲击。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还会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中国占该地区出口的20%以上。

就各国国内而言，疫苗接种率低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持续面临新的疫情风险。此外，由于大量人口仍未接种疫苗，**出现新变异毒株的风险**增加，威胁到该地区及全世界的生命安全和生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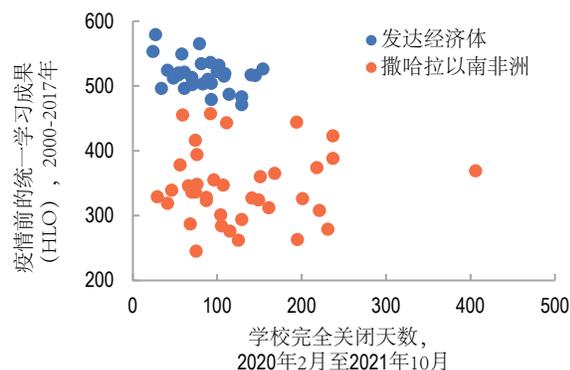
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安全局势继续恶化，下行风险也可能成为现实。基线预测假设该地区的政治和军事紧张局势将逐步缓和。但如果**政治不稳定和安全风险持续存在或变得更糟**，经济前景可能会显著恶化。例如，频繁的冲突往往会使受影响国家的经济活动平均下降约2.5%，并可能给邻国带来重大负面溢出效应（专栏3）。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也**极易受到气候相关冲击的影响**，包括干旱、风暴和洪水（图11）。鉴于该地区对农业的依赖度高以及用于灾后救援的资源有限，气候相关冲击会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并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产生了特别的影响。

面对复杂的选择，可选之策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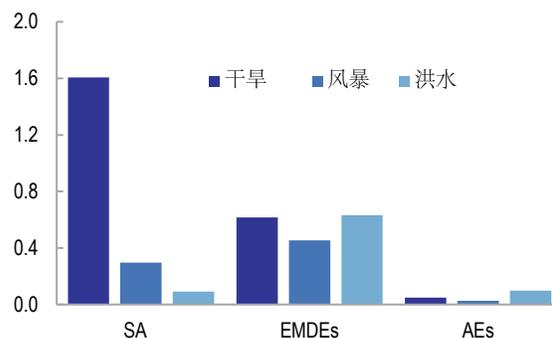
加快疫苗接种对于降低发生新一轮新冠疫情和出现新变异毒株的风险来说仍然至关重要，需要各国和全球的努力。在国内方面，各国应继续应对疫苗交付方面的挑战，并开展宣传活动，以消除民众对疫苗接种的顾虑。此外，一些国家正准备投建疫苗生产设施（格奥尔基耶娃，2022年）。国际社会应确保稳定且可预测的疫苗捐赠，并资助最贫穷国家购买更多疫苗。除了提高疫苗接种率，对治疗、检测和流

图10. 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力资本的分化趋势



来源：Angrist等人（2021年）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图11. 部分地区：1990年以来的极端灾害
(一年内受影响人口的平均百分比)



来源：EM-DAT国际灾害数据库和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一场灾害导致的总死亡人数加受影响人口的30%若至少达到该国全部人口的1%，则被视为极端灾害。SSA =撒哈拉以南非洲；EMDEs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AEs = 发达经济体。

行病监测机制的投资也是加强当地卫生系统抗风险能力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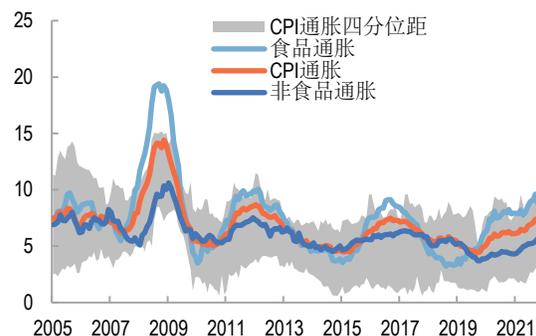
除了控制疫情，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还面临着**三个紧迫的政策优先事项**：在不过度破坏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抑制持续增加的通胀压力，在不增加债务脆弱性的情况下保护弱势群体免受能源和粮食价格飙升的影响，以及管理汇率调整以应对全球货币环境的收紧。

一、平衡通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受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双重影响，通胀率大幅上升

过去一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显著的通胀压力**，同时影响了食品和非食品项目，其中食品约占该地区消费篮子的40%（图12）。**全球因素的影响很大**，例如，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主要粮食出口国发生干旱并限制出口，以及全球供应出现短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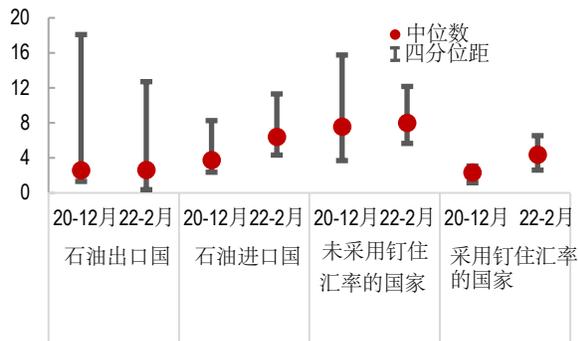
图12. 撒哈拉以南非洲：通胀率，2005-2022年
(百分比，年同比)



来源：Haver Analytics和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13. 撒哈拉以南非洲:CPI通胀中位数

(百分比, 年同比)



来源: IMF信息通告系统和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Choi, 2021年)。乌克兰战争加剧了这些压力,原因是战争导致石油和粮食的价格,特别是小麦(是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等国家的重要主食)价格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

但由于**重要的地方因素**,该地区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尽管有些国家的作物丰产使粮食价格得以保持适中,但“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以及肯尼亚的部分地区)遭遇的旱灾以及一些国家发生的冲突(特别是在萨赫勒地区)都对粮食的生产和价格产生了不利影响。由于全球粮食价格上涨,高度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正面临着更大的价格压力。货币大幅贬值的国家的通胀压力也比较大。石油价格的上涨有助于缓解石油出口国的汇率压力和与之相关的通胀水平,但同时会推高石油进口国的能源价格和通胀水平(图13)。在实行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通胀一直得到较好的锚定,通胀水平一直较低,尽管如此,价格压力也在增加,但仍然比较温和(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多哥)。

通胀水平预计将逐渐下降,但风险仍然存在

202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通胀率预计将保持在12.2%的高位,2023年将逐渐回落至9.6%,与2021年10月的预测值相比,分别上调了3.6和2.5个百分点(图14)。不过,该地区内部存在着显著差异。例如,2022年,西非经济货币联盟(WAEMU)和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EMAC)的通胀率预计将低于4%。预计明年的通胀水平将普遍回落,反映出全球和本地供给面临的问题预计将会不断缓解,以及

该地区央行在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可能采取应对措施。

然而,通胀前景仍然存在**重大风险**。乌克兰战争升级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石油及粮食价格。美国和欧洲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的过程快于预期,可能会加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面临的汇率压力,从而加剧通胀。供应瓶颈持续存在也可能推高国际粮食和制成品的价格,对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造成影响(塞舌尔、南苏丹)。考虑到不断缩小的财政空间和庞大的支出需求,该地区央行还可能面临政治压力,要求将部分债务货币化或者在更长时间内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这都会导致通胀水平高于当前预测。

在控制通胀与经济增长之间作出权衡取舍

多数国家的经济活动仍然远低于疫情前趋势水平。因此,在通胀压力之下,央行面临着在**不影响经济复苏的情况下控制通胀的艰难取舍**。一些国家(安哥拉、加纳、卢旺达、塞拉利昂、南非、赞比亚)的央行应对通胀压力已经开始加息,CEMAC地区的货币政策也已收紧,以便在外汇储备下降的情况下支撑外部头寸(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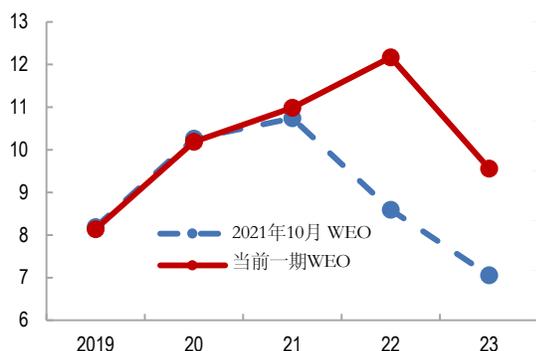
该地区央行应当继续认真监测通胀压力,并防范目前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带来通胀预期脱锚的风险。为抵御这些风险,通胀上升的国家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政策**,即使是在实际产出仍低于潜在产出的情况下。在加息的同时,可能还需要收紧在疫情期间就已经放松的金融监管。在通胀压力较小或不太持续的国家,货币政策可以继续保持宽松。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货币框架的可信度和清晰的沟通将至关重要。这些都是加强货币政策传导、进而避免过快收紧货币政策的基本要素。

随着借款利率上升,该地区央行还应该关注负有债务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新出现的金融风险。同样地,考虑到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之间可能出现不利的反馈循环,特别是考虑到最近几个国家的银行资本状况出现恶化,还需要仔细监测银行对政府债券的风险敞口。

鉴于货币政策当前处于微妙时期,加强央行的**独立性和能力**也很重要。需要在前瞻性政策的背景下明确地界定央行的目标。该地区政府应避免向央行施压,迫使央行为财政支出提供融资或采取超过控制通胀所需宽松程度的政策

图14. 撒哈拉以南非洲:CPI通胀

(百分比, 期末)



来源: 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释: WEO=《世界经济展望》。

立场。¹政策立场不当会削弱民众对本币的信心, 导致通胀失控和宏观经济不稳定, 并破坏短期和中期的增长前景。

二、在不加剧债务脆弱性的情况下应对乌克兰战争造成的经济影响

公共债务大幅增加, 大部分由私人债权人提供资金

十多年来,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公共债务一直在稳步增长(图16)。这为该地区的发展需求提供了资金, 但现在却给许多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造成了严重压力**。此外, 新冠疫情导致大多数国家的财政状况恶化, 将各国的公共债务推升至本世纪初以来的最高水平。该地区有半数的低收入国家已经处于债务危机之中或者极有可能陷入危机(图17), 在当前支出需求增加的情况下, 许多国家的财政空间极小甚至为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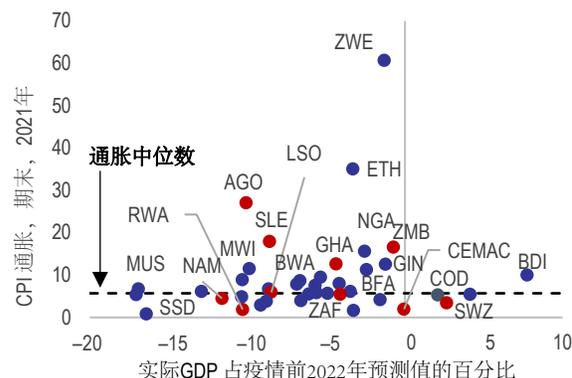
债权人的构成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双边债务的持有者已经从巴黎俱乐部成员转移到非巴黎俱乐部债权人, 增加了债务重新谈判的复杂性。此外, 公共债务的增加主要由**越来越多的私人债权人**提供融资, 反映出该地区的金融市场不断深化, 其利用国际市场的渠道得到改善。国内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已经从2010年的15%上升到2020年的30%。同一期间内, 私人实体持有的外部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从4%上升至11%。

对该地区的政策制定者来说, **进入国内国外私人市场融资既是机遇, 也是挑战**。

¹ Hooley等人(2021年)记录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央行向政府贷款对汇率和通胀水平的不利影响。

图15. 撒哈拉以南非洲:产出损失和通胀

(百分比, 红点表示自2021年6月以来货币政策收紧)



来源: 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释: 请参见第25页的国家名缩写。

- 事实证明, 疫情暴发之初,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许多国家失去了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机会, 此时的国内借款能力就尤为有用。国内借款也为限制外币债券的发行提供了机会。但国内债券的期限相对较短, 利率也很高,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是明显例外(贝宁、博茨瓦纳、加纳、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南非)。国内借款也增加了银行持有的主权债券, 这与其他新兴市场的模式一致(2022年4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现在, 银行资产中主权债券所占份额几乎达到了20%, 有些国家甚至高达40%(图18)。在这样的水平上, 主权国家的财政健康与其国内银行业的财务健康息息相关, 这就形成了一种**紧密的“主权-银行联系”**, 因此, 主权风险会严重损害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尤其是在银行资本薄弱的国家。
- 事实证明, 更多利用国际资本市场有利有弊。从积极方面来看, 在官方发展援助不断减少的情况下, 各国得以通过国际资本市场筹得急需的资金。然而, 以成本更高的私人资金取代低成本的长期多边援助会导致**外债偿付成本急剧上涨, 增大展期风险**(图19)。此外, 对外国资金的依赖也促使**外币债务大幅增加**。因此, 该地区极易受到全球融资环境收紧和汇率下跌的影响。

在不增加债务脆弱性的情况下缓冲乌克兰战争对经济的影响

乌克兰战争对该地区造成冲击时, 大多数国家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财政空间来缓冲这一冲击。因此, **财政政策需要以有针对性的方式作出反应**, 目的是在不增加债务脆弱性的情况下

保护弱势群体免受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有针对性地直接向弱势家庭提供资金是最理想的应对措施。在以上措施不可行时，各国可以利用有针对性的减税或带有明确“日落”条款的价格补贴来抑制国内粮食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在社会保障体系薄弱、扩大定向现金转移支付能力有限的国家，这种方式可能是合理的。如果有针对性的减税和价格补贴设计合理且为临时性措施，其可保护家庭不受价格剧烈波动的影响，为进一步的调整留出时间。控制价格、限制出口等措施应当予以避免，因为它们会导致市场扭曲，并可能加剧国内外的供应限制。

应对政策应当考虑**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持续性**，这要求各方谨慎使用有限的财政资源，并意味着，对国内价格的过度保护最终将需要进行大规模调整。此外，应对政策应根据各国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它们是大宗商品进口国还是出口国加以区分。

大宗商品净进口国将面临巨大的财政收支压力。为了通过有针对性的资金转移和补贴支持弱势群体，各国将需要调整支出的优先顺序，例如，削减非必要支出（如向国有企业提供的低效补贴）。面临更大资金约束的国家需要加大财政调整力度。

大宗商品净出口国只有在控制补贴支出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给财政状况带来的好处。例如，一些石油出口国向国内民众提供高额而普遍的能源补贴，尽管石油出口价格上涨可以带来收入的增加，但这可能会导致财政收支状况的恶化（尼日利亚）。因此，要确保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能带来财政节余，取消普遍补贴是关键。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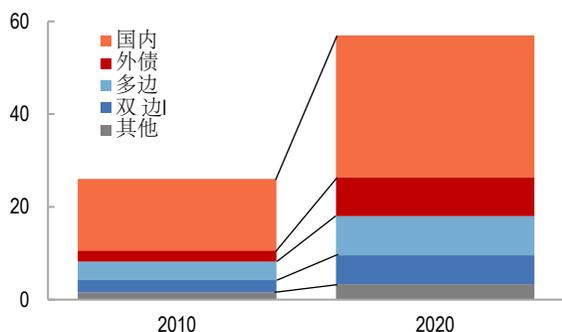
到许多国家面临着不稳定环境，这些财政节余必须大部分用于加强财政可持续性，并得到强有力治理框架的支持。

中期来看，大多数国家将继续进行财政整顿，从而在减少债务脆弱性并提高经济韧性的同时，保障发展支出。在这方面，**调动税收收入是一个关键的优先事项**。疫情导致税收收入调动工作受阻，在资源密集型国家尤为如此（图20）。当局现在应继续进行税收改革，目标至少是将税收收入提升到疫情前水平。当局在思考最佳改革途径时，应当寻求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例如，利用数字化手段扩大税基、提高税收公平性和纳税人合规程度，以及改善税收征管。

在调动税收收入的同时，应采取**措施提高公共支出效率和加强问责制**。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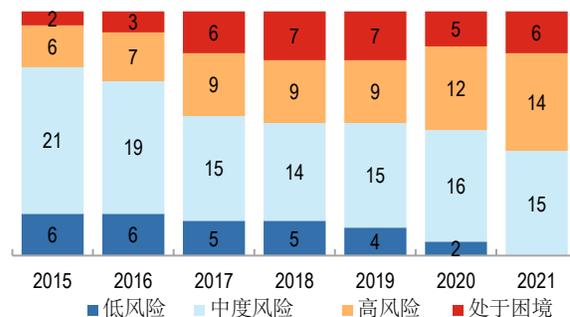
- **提高公共支出的针对性**。移动支付、智能卡等数字化交付机制可有效用来实现此目标，例如多哥在疫情期间的做法就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许多国家应当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以更有针对性和更加透明的方式应对未来冲击。
- **加强公共投资管理**。在过去两年中，许多国家推迟进行投资，优先将资金用于卫生和社会领域。随着投资计划的恢复，各国需要谨慎而有效地利用自身有限的资源，支持投资于绿色和具有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因为研究发现，这种投资的成本效益比频繁的灾害救济可高出12倍（2020年4月《地区经济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二章）。由于投资需求巨大，投资项目必须得到有效、透明的管理，同时认真开展识别、准备、确定优

图16.撒哈拉以南非洲：公共债务的构成情况，2010年和2020年
(占GDP百分比)



来源：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和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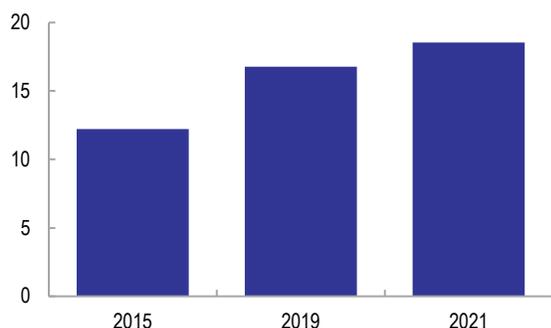
图17.撒哈拉以南非洲：符合PRGT条件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风险状况，2015-2021年
(国家数目)



来源：IMF“债务可持续性分析”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数据库。
注释：PRGT=减贫与增长信托。

图18.撒哈拉以南非洲：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务，2015-2021年

(占总资产的百分比)



来源：IMF《国际金融统计》。

先次序和风险管理工，并将其纳入中期战略和融资框架。此外，疫情期间为提高采购透明度（包括受益所有权信息）采取的措施应继续执行，以减少腐败风险。

- **监测财政风险，避免出现意外。**许多国家应特别关注国有企业的透明度和管理改革（肯尼亚、南非）。

各国还应**采取可信的中期财政框架**，确保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偿债义务和更广泛的支出需求。可信的预算方案能够增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信任，从而可将借款成本降低高达40个基点（2021年10月《财政监测报告》）。即使没有渠道进入市场筹资的国家也能从财政可信性中获益，因为财政可信性的增强能吸引更多私人投资并促进宏观经济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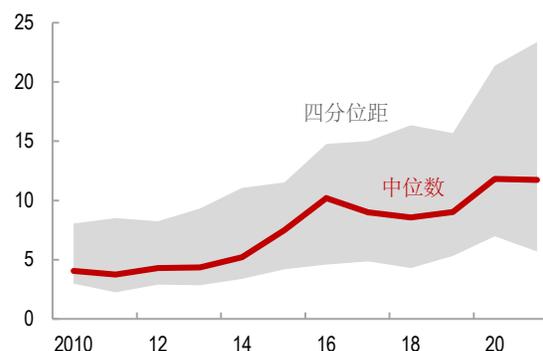
提高债务管理能力也是一大优先事项。可以通过实施可信的中期债务战略和积极主动的负债管理，以及改善债务报告、透明度和信息沟通，来有效降低债务脆弱性。例如，许多国家的公共债务数据依旧记录不全，或者通过保密条款隐藏起来，这不仅限制了债务管理的有效性，还让潜在的债务重组更加复杂。尽管近年来债务管理取得了显著改善，但世界银行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发现，40%的低收入国家已有两年多没有公布主权债务数据（世界银行，2021年）。

国内财政整顿需要得到国际支持...

疫情持续不退，加上乌克兰战争的爆发，面对如此大的冲击，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各国的财政工作不足以同时实现恢复可持续的财政状况及满足基本支出和投资需求这两个目标。为消除进一步的创伤效应（尤其是人力资本方面的创伤效应），并在实现可持续发

图19.撒哈拉以南非洲：外债偿付，2010-2021年

(占货物和服务出口的百分比)



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展目标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国际社会对该地区的支持仍然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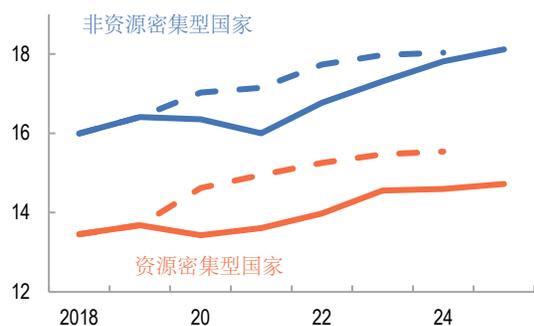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于2021年从IMF获得23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这有助于加强该地区的外部头寸并支持紧急支出需求。例如，一些国家（乍得、冈比亚、尼日尔、卢旺达和塞拉利昂）将其特别提款权分配额的一部分用于满足防疫需求和教育项目的基本社会支出。该地区最贫穷和最脆弱的国家还通过“控灾减灾信托”（CCRT）获得了为期两年的偿债减免，减免期到2022年4月结束。展望未来，二十国集团已承诺**将其持有的10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转借给脆弱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这将对满足该地区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和长期发展需要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提款权可以通过“减贫与增长信托”（PRGT）或新设立的“韧性与可持续性信托”（RST）转借。为确保国内外资金的合理使用，各国应当进一步提高公共财政的透明度并加强问责。许多国家努力加强疫情相关支出的报告和审计。应当通过在公共财政管理中创新使用数字技术等方式，继续保持这一改革势头。

对于债务脆弱性问题最为紧迫的国家，特别是脆弱国家来说，通过赠款资助提供直接预算支持至关重要。IMF为**加强对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支持**，最近新出台了一项**综合性战略**。该战略认识到，除非包括IMF在内的发展伙伴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支持这些国家消除脆弱性，否则它们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中可能会进一步落后于其他国家，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IMF，2022年a）。

...以及一个可预测的有效框架，可在必要时减少债务负担。

对一些国家来说，要恢复债务可持续性，就需

图20. 撒哈拉以南非洲：税收收入，2018-2025年
(简单平均值，占GDP百分比，虚线=新冠疫情前的预测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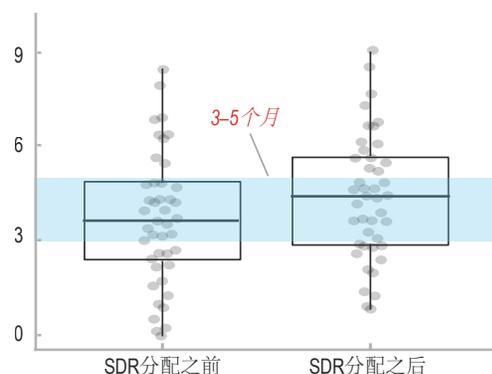
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要重新调整公共债务的偿债安排，或者进行彻底的债务重组。二十国集团认识到，及时、有序地解决债务问题符合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共同利益，并在推动官方外债重组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债务处理共同框架”承认，低收入国家的官方债权人构成比过去更加多元化，因此有效处理债务问题需要所有主要官方债权人都参加谈判。所有债权人，包括私人债权人之间债务问题的解决具有可比性，仍是公平解决债务问题的先决条件，也是“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对解决债务问题的要求。

然而，“债务处理共同框架”的执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到目前为止，申请按照“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处理债务的三个国家（乍得、埃塞俄比亚、赞比亚）进展缓慢，它们取得切实成果的进度出现延误。这就要求在以下几个方面紧急作出改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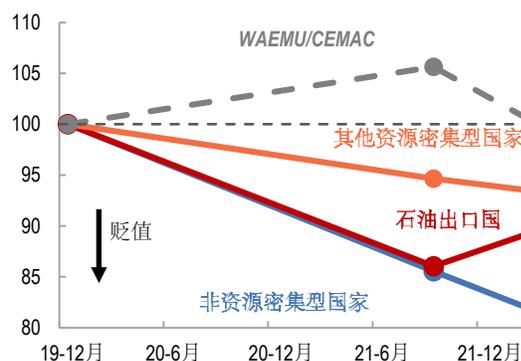
- 第一，“债务处理共同框架”需要进一步明确有效减免债务的步骤、条件和时间

图22.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储备，2021年
(进口月数)



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和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SDR = 特别提款权。

图21. 撒哈拉以南非洲：汇率，2019-2022年
(对美元汇率，指数，2019年底=100)



来源：Bloomberg Finance L.P.、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和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表。这对于提高进展的可预测性并改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调，从而避免冗长的谈判非常重要。另外，还需要加强债务国的参与以及其与债权国的互动。

- 第二，为了鼓励加快债务处理、扩大参与范围，自一国与IMF工作人员商定一项符合“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债务处理办法的IMF支持的规划之时起，暂停偿还债务。这将促使债务国申请开展债务处理，并鼓励债权人在谈判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 第三，在确保不同债权人之间债务处理的可比性方面还有更多工作需要做。协调众多债券持有人、应对各式合同条款、与非合作债权人打交道等工作十分复杂，这对债务管理能力较弱的低收入国家来说尤为如此。

三、管理汇率调整

疫情暴发，加上近期全球融资环境收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汇率受到影响...

新冠疫情危机导致该地区的货币普遍贬值。疫情暴发之后的一年半里，该地区货币对美元汇率平均贬值了约10%（图21），这与避险情绪高涨、大宗商品价格和资本流动起伏不定等因素相一致。但各国的汇率变动情况差别很大，且呈现出相当大的波动性。例如，南非兰特在危机爆发之初急剧贬值，但之后一年里基本回到先前水平。在欧元走强的环境下，货币严格钉住欧元的国家（佛得角、科摩罗、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汇率对美元升值，因此也是一个重要例外。

近几个月，全球融资环境收紧，这加剧了多数国家的汇率压力。石油出口国是一个重要例外。例如，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安哥拉的货币出现了1999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升值，这得益于石油价格上涨、信用评级上调以及货币政策大幅收紧。对于货币钉住欧元的国家而言，上一年其货币对美元的升值已基本被抵消。

...大多数国家储备缓冲有限。

由于2021年采取了缓解汇率压力的措施，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下降。在这种背景下，2021年8月的特别提款权分配非常及时，除了为紧急支出项目提供资金外，还加强了各国的外部头寸。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很多国家的储备仍远未达到充足水平（图22）。例如，许多国家仍达不到进口覆盖率基准水平标准——储备充足性评估没有特别的框架，但该地区保持储备的主要目的往往是支付进口，为3至5个月的进口提供支付是一个常用标准（Shanz, 2019年；Jeanne和Sandri, 2020年）。

对于实行钉住汇率和灵活汇率的国家，全球融资环境收紧以及储备有限都将增加政策权衡取舍的难度。

该地区各国的汇率制度差别很大，且随着时间不断变化（图23），这与一种普遍的结果一致，即不存在一种在任何时候适合所有国家的制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中，有一半国家实行钉住汇率安排，另一半则采用更为灵活的安排。在后一组国家中，外汇干预相对

普遍，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趋势是实行管理程度更强的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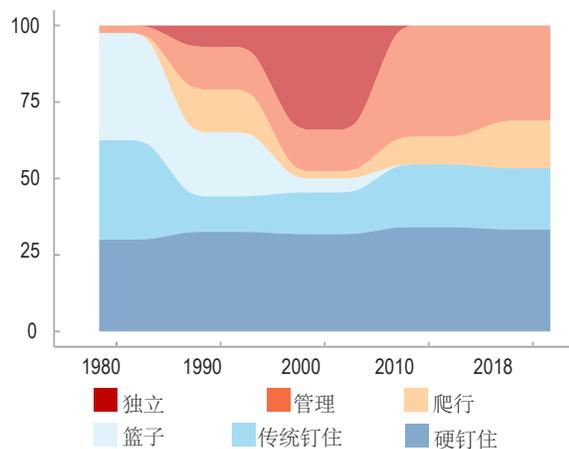
在实行钉住汇率的国家，汇率政策需要继续着眼于找到与维护钉住汇率制度可信性相一致的正确的政策组合（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这可能包括采取措施抵消储备的持续下降——例如通过收紧宏观经济政策来实现——即使经济前景仍然疲弱。

在汇率安排更加灵活的国家，让货币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贬值可能有助于缓冲全球融资环境收紧的影响。但汇率灵活性带来的好处往往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全球动荡时期。例如，资产负债表错配、金融市场缺乏深度、对冲机会有限等因素可能增加汇率波动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此外，当汇率对国内价格的传导程度较高时，输入型通胀给货币政策带来额外的挑战，因为它可能导致通胀预期脱锚，并削弱当局货币框架的可信性。

因此，即使对于实行灵活汇率安排的国家，储备仍是当局政策工具箱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为在面临汇率大幅波动时，储备能为维持国内价格和金融稳定提供政策空间。但在政策回旋空间缩小的情况下，许多政策制定者需要谨慎使用其资源应对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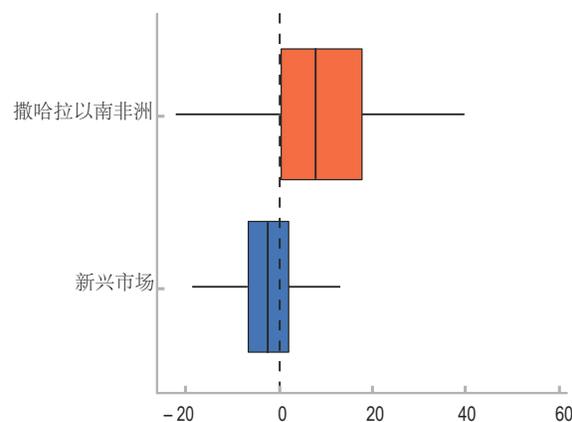
在储备有限的国家，当局有时提供优惠汇率，包括针对特定部门的优惠汇率。但由此产生的外汇平行市场（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可能拖累经济增长——扭曲投资，鼓励寻租行为，并加剧不确定性。作出决定回到一个更统一的框

图23. 撒哈拉以南非洲：汇率制度，1980-2018年
(事实分类法，国家百分数)



来源：《外汇安排和外汇限制年报》数据库和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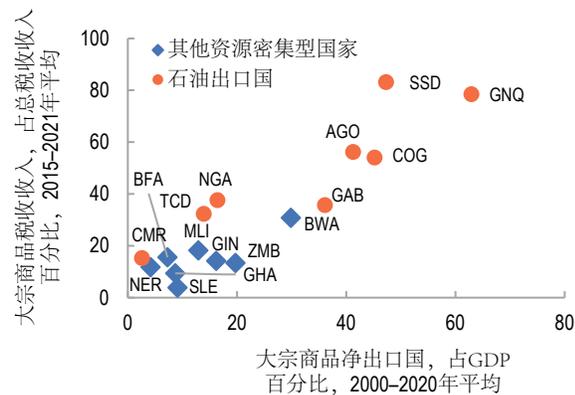
图24. 部分国家：汇率高估，2017-2020年
(百分比)



来源：IMF工作人员报告和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基于IMF工作人员对实际有效汇率的评估，不包括钉住汇率。

图25. 撒哈拉以南非洲: 大宗商品出口和税收收入



来源：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塞拉利昂央行、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和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请参见第25页的国家缩写。

架往往很困难，但相关经验表明，采用市场出清的官方汇率本身并不太可能导致通胀大幅上升，因为实体经济的价格往往反映优惠程度较低的平行汇率；此外，消除外汇市场的扭曲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并加强竞争，从而显著促进经济发展（Gray，2021年）。在这方面，南苏丹去年实行的外汇改革促使平行市场汇率大幅升值，有助于降低通胀，使本国免受全球食品价格上涨的冲击。

外汇干预有什么作用？

IMF工作人员的分析显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外汇干预可以作为一项政策工具发挥作用，但必须谨慎地加以权衡，因为该地区的政策背景较为复杂。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国家，是否应该实施外汇干预很少是直接明了的（IMF，2022年）。

一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各国普遍存在市场缺乏深度、货币政策可信性通常较低、外汇负债规模庞大等情况，这意味着汇率大幅波动可能导致通胀预期脱锚并损害金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汇率灵活性可能会放大冲击，而不是起到吸收冲击的作用。此外，由于外币定价占支配地位（即出口和进口均以外币定价），在很多情况下，灵活汇率吸收冲击的作用被削弱，因为汇率变动对支出转换的作用减小，尽管这方面的量化影响仍在研究之中。因此，通过外汇干预平滑汇率过度波动可以作为政策工具箱的有益补充，但前提是具备充足的储备。

另一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相对容易遭受持续的实际冲击，这表明外汇干预不一定是适当的应对政策。此外，由于许多国家存在币值高估的情况（图24），持续抵制贬

值压力有可能会

最后，在一些国家，储备水平低限制了通过外汇干预防止汇率过度波动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可能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

危机之后：加强经济韧性和提高潜在增长率将是关键所在

除了眼下的重点政策外，加强韧性和提高潜在增长率还要求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计划，以提高经济多元化和释放私人部门的潜力（如通过地区贸易一体化、创新性的融资渠道以及数字化来实现），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促进经济多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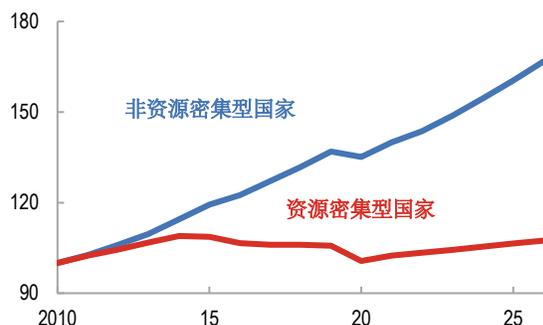
该地区的许多国家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图25）。例如，在一些国家，石油出口达到其GDP的40%以上（赤道几内亚、刚果共和国、南苏丹）。除石油外，15个国家是其他大宗商品（如铁矿石和铜）的出口大国。石油出口国和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合起来占该地区GDP的70%上。除了在各GDP中占很大比重外，大宗商品对财政收入的贡献也非常大。例如，在若干石油出口国，大宗商品提供了超过50%的财政收入。

对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赖使各国很容易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疫情暴发之初，石油价格跌至创纪录的低水平，那些依赖大宗商品的国家遭受了最严重的冲击。对于资源密集型国家，最近大宗商品价格的强劲反弹可能为其扩大了财政收入并加强了增长前景，因此暂时缓解了一些压力。但到目前为止，出于对安全问题的担心以及多年投资不足导致市场份额持续下降，大多数石油出口国无法提高产量。

除了宏观经济波动加剧之外，资源密集型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显著减弱。例如，资源密集型国家在疫情暴发之前十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3.1%，大大低于非资源密集型国家的5.9%。这种差异预计将持续存在（图26），从而导致地区不平等状况进一步扩大。

因此，促进经济多元化和开发新的工业产能是大宗商品出口国的一项重点任务（Cherif等人，即将发表）。为实现这些目标，这些国家需要采取广泛的政策行动。

图26. 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实际GDP, 2010-2026年
(指数, 2010年=100)



来源: 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 为确保私人部门能够利用新的机会, 可信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有利的投资环境非常重要。
- 有针对性的部门干预措施可能有助于促进资源重新配置到最有潜力的经济活动中。这些干预措施应侧重于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政策失效, 其中可能包括监管框架繁冗、对重要投入品的高关税、汇率高估、基础设施不充分, 或劳动力技能不足; 二是市场失效, 通常涉及到特定部门的瓶颈或外部性问题, 导致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潜在政策行动可能带来的好处。从经验来看, 有针对性的基础设施、研发补贴以及对初创企业孵化器的支持往往是有效的。但事实证明, 与贸易相关的措施、国有企业的战略投资和直接贷款通常具有风险, 有时会鼓励寻租行为。因此, 在治理和行政管理能力强的国家, 如果辅以更广泛的经济改革, 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 各国经验表明, 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的成功实施通常伴随着问责制度得到加强, 包括通过采用特定的绩效目标、促进竞争以及加强出口导向来实现。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一些成功例子能够激发各国增强经济多元化(2017年10月《地区经济展望: 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章)例如, 过去30年里, 毛里求斯成功地从单一作物经济发展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中高收入国家。卢旺达实施了富有雄心的基础设施和教育投资计划, 其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高附加值经济活动的步伐在该地区是最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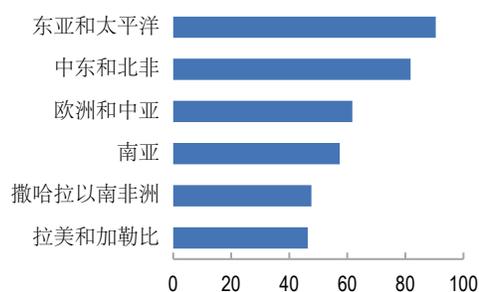
加强地区贸易一体化

近日,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正式启动, 这是非洲加强地区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协议有可能取消90%现有地区内贸易的关税(据估计, 地区内贸易在中期内将扩大15%-25%), 并且重要的是, 可以降低持续损害地区竞争力的非关税壁垒(2019年4月《地区经济展望: 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章)。一体化的加深将提高收入、创造就业、推动外国直接投资, 并促进地区供应链的发展。该地区各国需要迅速实施AfCFTA, 同时通过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一系列结构性改革以充分发挥其潜力。

另外, 还应促进贸易流程的数字化, 推广无纸化交易系统, 并通过监管标准化和相关执法来协调多个相互重叠的地区贸易框架, 这些措施都有助于促进地区一体化。最近启动的泛非支付结算系统也是推动实施AfCFTA的重要一步, 因为这一系统能促进非洲大陆40多种货币之间的交易。这一系统能够显著降低依赖第三方货币的风险, 并能使地区内支付更加便利、更加快捷且成本更低。

贸易一体化将给该地区带来巨大好处, 但收益和成本在各国之间和一国内部的分布将是不均衡的。例如, 与地区和全球价值链融合程度较低的国家, 其获得的好处可能较少(2021年10月《地区经济展望: 亚太地区》)。为了充分发挥AfCFTA的潜力, 并确保实现包容性增长, 政策制定者必须做好准备提供充分的保障, 为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部门的劳动者提供再培训机会。

图27. 部分地区: 拥有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所占比例
(百分比)



来源: 世界银行“私人参与基础设施(PPI)项目”数据库。

鼓励扩大创新性融资渠道，以促进投资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需要大量融资来弥合基础设施缺口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于这些国家债务水平高、财政收入不足，因此调动私人融资至关重要。对私人投资者而言，非洲大陆蕴藏着巨大的机会。非洲拥有年轻、不断增长的人口、丰富的自然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数字转型的巨大潜力。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项目经风险调整后的回报往往被认为不如其他地方有吸引力。

为了调动私人融资，政府应持续改善投资环境并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包括确保其能以可预见的方式获得外汇储备。此外，政府应探索创新的解决方案，以改善风险回报状况，例如，通过公共政策鼓励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Eyraud等人，2021年）。在一些地区，高达80%-90%的基础设施项目得到政府支持，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政府在这方面的支持力度通常有限（图27）。拥有相对较强的国家支持能力、制度相对稳健、具备市场筹资渠道的中等收入国家（加纳、肯尼亚、塞内加尔）尤其有能力吸引私人融资。这些国家的可盈利项目往往足够完善，并且许多项目达到了足够的规模，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适当的制度、治理和法律框架对于保护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免受项目融资有关的风险至关重要。

多边开发银行、发展融资机构和其他发展伙伴在促进吸引私人投资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混合融资和担保等方式可以调动额外的私人资金。但这种支持应当具有针对性和临时性，并且是在已证明市场失效的情况下提供的。这种支持还应当具有透明度，将足够的风险留给私人部门，并发挥增益作用，即如果没有这种鼓励政策，有价值的项目就不会实施。多边开发银行和其他发展伙伴还可部署更多的股权投资、本币融资和其他风险分担工具，以弱化优先性外币债务融资的主导地位。

数字创新可以增强普惠金融并降低成本

该地区的一些国家正在探索采用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可能性。尼日利亚已经启动了eNaira。CBDC能够提供若干好处，例如，提高金融包容性，降低汇款成本，并减少对那些可能阻碍货币传导和便利非法资金流动的私人加密货币的依赖（专栏4）。然而，CBDC也带来新的挑战 and 风险。为了利用CBDC的好处，

各国应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在央行内部培养业务专长，并采取措施应对网络安全风险。这是一个复杂的、不断演变的领域，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平衡关系取决于一国国情。

投资于气候变化适应措施并支持绿色转型是关键

气候变化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带来了重大挑战。该地区对全球升温所起的作用很小，但将承受最大的负担，因为其容易遭受与天气有关的灾害，并依赖于雨养农业。因此，对气候变化适应措施开展投资至关重要。例如，投资于能够抵御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加强农业灌溉，改善种子品种，增强医疗卫生体系，这些措施都能带来相当大的好处。

不过，全球范围内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对于该地区也很重要。绿色转型为促进经济多元化和创造就业提供了重要机会。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拥有无与伦比的潜力，并且还拥有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丰富矿产资源。

为满足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的融资需求，并抓住绿色转型带来的机会，需要开展大规模投资，因此，国际社会的支持非常重要。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非洲谈判代表团表示，从2025年开始的十五年内，每年至少需要1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以提高其经济韧性和控制排放。IMF的估计显示，仅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的成本每年就将高达50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GDP的3%左右。

政策行动还应着眼于确保绿色转型也是一个公平的转型，例如，确保实行碳税和取消化石燃料补贴不会对最脆弱群体的负担能力构成挑战。为了促进劳动者向绿色部门转移，还需要投资于新技能并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为此，南非与一组发达经济体最近在COP26上宣布了一项创新性合作关系，目标是加快去碳化进程，同时支持脆弱群体。²此外，由于该地区大量人口仍然无法用电，在绿色转型过程中，该地区还应扩大可负担和可持续的能源供应。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计，到2030年，要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缩小能源供应缺口，那么每年至少需要投入280亿美元。

² 更多信息，请参见《南非公平能源转型政治声明》，<https://ukcop26.org/political-declaration-on-the-just-energy-transition-in-south-africa/>

专栏1. 一年之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疫苗推广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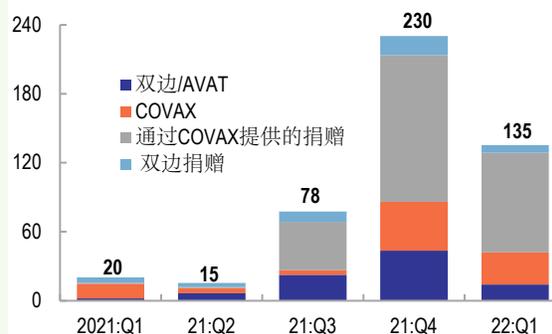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冠疫苗接种率仍然很低，最初是因为供给有限，后来是由于接种安排组织工作面临挑战。截至4月初，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口中仅有12.2%完全接种了疫苗。相比之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疫苗接种率为64%，发达经济体为74%。该地区只有五个国家（博茨瓦纳、佛得角、毛里求斯、卢旺达、塞舌尔）实现了IMF提议的到2021年底接种率达到40%的目标。疫苗供给有限问题已经缓解，因为印度在2021年10月恢复了疫苗出口，¹并且发达经济体通过双边渠道和“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加快了疫苗捐赠（图1.1）。然而，供给侧的若干挑战可能持续到2022年，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疫苗生产因当前世贸组织知识产权豁免谈判而拖延，医疗用品（如注射器）短缺以及捐赠疫苗保质期较短。在供给约束不严重的国家，政策重点已经转向满足医疗系统基础设施需求（例如，运输、冷链储存、接种点、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以及注射器和个人防护用品等辅助医疗设备），以及开展沟通宣传活动以尽可能提高人们对疫苗的接受程度。这在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医疗基础设施有限的国家特别具有挑战性。

该地区成功的疫苗接种工作体现在有效的准备和协调工作以及多元化的疫苗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目前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国家在2021年3月疫苗送达时已经完成了38%的疫苗接种准备工作，而这一比例在其他国家是24%。例如，加纳在2021年2月成为第一个收到COVAX疫苗交付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由于之前开展了员工培训和模拟演习，该国得以在十天之内给民众接种了最初疫苗供应的一半。医疗人员、政府官员和私人部门之间持续开展协调，以适应和应对各种挑战，这对于疫苗推广工作的成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博茨瓦纳、佛得角和卢旺达）。最后，成功开展疫苗接种工作的国家依赖于从多个供应方（包括疫苗生产商、COVAX、非洲疫苗采购信托和双边捐

赠）采购更加多元化的疫苗组合，这有助于它们在疫苗生产和分配的早期阶段减轻供应风险。

地区疫苗生产倡议正在实施之中，其可帮助非洲抵御未来的卫生冲击。许可和技术转让协议提供了一个短期的解决办法，以缓解2021年的疫苗供应短缺。例如，南非制药商AspenPharmacare于2021年7月开始供应强生疫苗。但长远之策是需要建立本地疫苗生产的可持续生态系统。为此，必须具备专业设备、训练有素的工作队伍、有利的投资环境以及非洲国家对疫苗的可预见和稳定的需求。四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加纳、卢旺达、塞内加尔和南非）已经或正在建立新冠疫苗生产设施。例如，在美国、欧盟和其他合作伙伴的资金支持下，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 de Dakar）正在建设一个新的疫苗生产厂，这将是非洲首批具备全套生产能力的疫苗生产厂之一。

图1.1 撒哈拉以南非洲：疫苗交付剂量，2021-2022年
(百万剂，截至2022年3月31日)



来源：Airfinity和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双边交付是指从疫苗生产商直接获得的剂量。通过COVAX的捐赠是指发达经济体通过COVAX捐赠的剂量。

AVAT = 非洲疫苗采购信托，COVAX =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本专栏由Shushanik Hakobyan撰写。

¹对印度血清研究所（COVAX的一个主要供应来源）的出口限制导致2021年4月至6月的疫苗交付偏离原定计划，主要依赖COVAX的国家的疫苗接种工作陷入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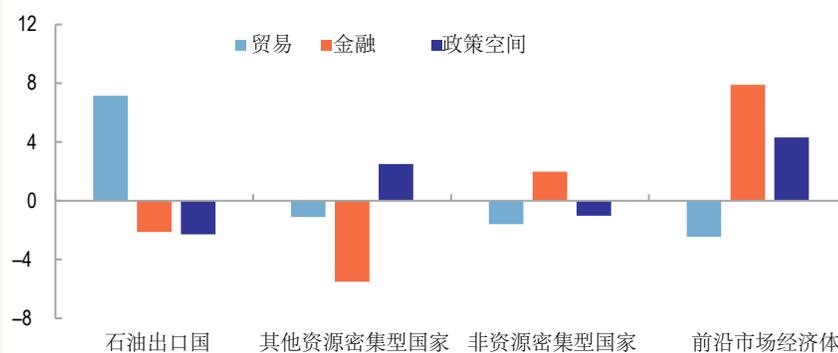
专栏2.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

最近的国际冲击很可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宏观经济前景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当前美国收紧货币政策正导致外部融资环境恶化。此外，俄乌战争和俄罗斯石油出口减少对能源和食品价格产生了影响，从而推升了全球通胀压力。

撒哈拉以南非洲对外部冲击的脆弱程度不同。以下三个因素决定了一国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与全球经济的贸易联系是否紧密；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程度如何；以及是否具备应对冲击的政策缓冲，例如，是否积累了充分的国际储备。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各组国家看，石油出口国由于拥有很强大的贸易联系渠道，极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图2.1）。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对外部冲击的风险敞口往往较小，因为其金融融合程度较低。非资源密集型国家也不太容易遭受外部冲击，因为其贸易融合程度较低。前沿市场经济体对国际形势尤其敏感，因为它

们通过金融联系渠道与国际市场的融合程度较高，并且其抵御不利冲击的政策缓冲低于平均水平。我们使用一个多国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来量化不同的外部冲击对撒哈拉以南非洲GDP增长的影响。该模型包括：（1）国内变量（实际GDP、通胀率、利率、汇率）；（2）国家特定的国外变量，是其他国家国内变量的截面加权平均值；（3）全球变量（美国10年期利率、石油价格）。¹使用平均双边贸易（2016–2018年）生成构建国外变量所需的权重矩阵。使用71个国家（包括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年度数据（1980–2021年），对两个冲击进行模拟：（1）美国利率正向冲击，反映了美国当前收紧货币政策的过程；（2）石油价格正向冲击，如近几个月经历的情况。我们运用了符号约束，假设全球经济活动放缓的原因是美国货币政策收紧以及石油价格上涨导致通胀上升。

图2.1 撒哈拉以南非洲：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按渠道和缓冲划分
(百分位分值减去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分)



来源：Haver Analytics和IMF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定义渠道使用的变量如下：贸易变量包括：（1）出口占GDP比例，（2）进口占GDP比例；金融变量包括：（1）私人资本流入总额占GDP比例，（2）外债占GDP比例，（3）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比例，（4）不属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入占私人资本流入的比例；政策空间变量包括：（1）储备占GDP比例（倒转），（2）政府债务总额占GDP比例和（3）通胀。2019年或最近年份的数据。所有评分是相对于所有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百分位分值，以标准方式表示为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值的偏离程度。条形表示国家组别的未加权平均值，不包括南苏丹。

本专栏由Hany Abdel-Latif和Marijn Bolhuis撰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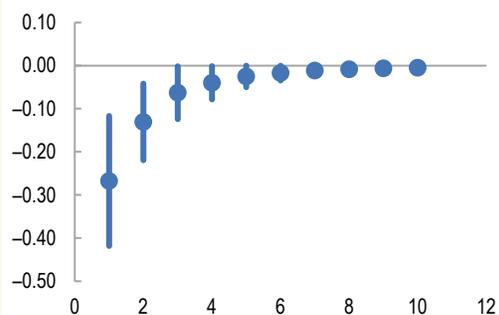
¹有关估计基于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年度数据。用季度数据对其中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进行估计，得出的结果没有显著变化。

专栏2（续）

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和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产生严重影响。美国10年期利率意外上升25个基点将相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实际GDP在之后头一年平均下降约0.25个百分点，因为利率上升导致贸易伙伴增长减缓、需求下降（图2.2）。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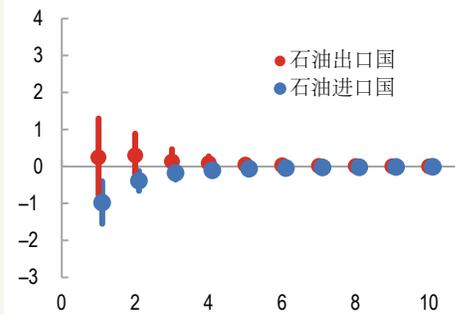
油价格上涨10个百分点，将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长率平均下降0.5个百分点（图2.3）。各组国家所受影响也不尽相同——正向的石油价格冲击对石油进口国影响最大。

图2.2 撒哈拉以南非洲：GDP对美国货币政策收紧的反应
(美国加息25个基点，GDP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反应)



来源：Haver Analytics和IMF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圆点表示平均估计值，区间表示95%的置信区间。

图2.3 撒哈拉以南非洲：GDP对石油价格上涨的反应
(石油价格上涨10个百分点，GDP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反应)



来源：Haver Analytics和IMF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释：圆点表示平均估计值，区间表示95%的置信区间。

专栏3.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冲突事件造成的经济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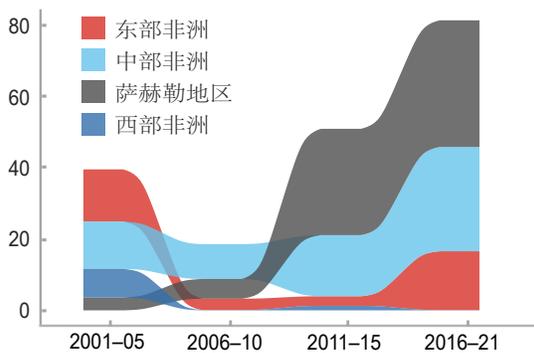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冲突事件近年来急剧增加。最近，萨赫勒地区和中非共和国的暴力活动有所抬头，而政治不满情绪和安全局势恶化导致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几内亚等国军事政变频发（图3.1）。这些形势发展是若干共同因素（政治体制薄弱、社会矛盾、治理不善、服务提供欠佳）以及国家特定因素（选举紧张形势、安全问题等）共同导致的。结果是，安全支出增加使公共财政不堪重负，与此同时，贸易出现扰动，基础设施遭受破坏，民众流离失所，机构被削弱，旅游业受到损害，商业环境恶化，这些都对经济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

冲突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成本。IMF工作人员的估计显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持续的冲突往往导致直接受影响国家的年增长率下降2.5个百分点（2019年4月《地区经济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二章）。过去三十年里，整个地区每年的损失达到GDP的约0.75%（图3.2）。然而，由于近期冲突事件增加，这种估计的产出损失上升到GDP的近1.5%。此外，税收收入减少、公共债务上升和军事支出增加都导致该地区各国当局面临的政策环境更加复杂，损害了宏观经济稳定和长期增长。

冲突还对各项发展目标造成了明确、直接的不利影响，包括在减少贫困和饥饿、改善教育、降低儿童死亡率和提供基本服务等方面。此外，冲突可能留下持久的社会创伤效应。例如，童年时期经历冲突可能会损害人一生的健康状况，这对遭受冲突的一代人和未来数代人都会产生影响。冲击造成的人力资本损失还会降低人们一生的生产率并减少社会经济流动性，而被遣散的武装人员重新融入社会往往是一个长期挑战并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

冲突还会带来不利溢出效应。根据估计，从世界范围看，冲突造成的全部产出损失中有近五分之一是由邻国承担的（Groot等人，2022年）。平均而言，冲突事件爆发后，进口在五年内累计减少了近25%。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长期冲突往往导致邻国安全风险增加，进而形成难民潮，这可能使东道国已经面临压力的社会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同时加剧社会矛盾。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从历史上看，一旦发生冲突，就会有大量难民涌入邻国，在五年时间里，难民人数往往达到流出国人口的2%（图3.3）。

图3.1 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导致的死亡人数，2001-2021年（千人）



来源：Uppsala冲突数据库，ACLED和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3.2 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发生率和成本，1990年代至202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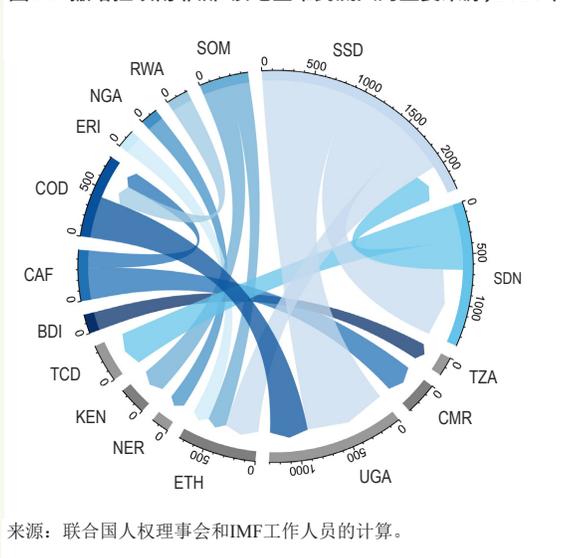


来源：Uppsala冲突数据库，ACLED和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本专栏由Marijn Bolhuis和Andrew Tiffin撰写。

专栏3（续）

图3.3 撒哈拉以南非洲：该地区难民流入的主要来源，2020年



专栏4.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央行数字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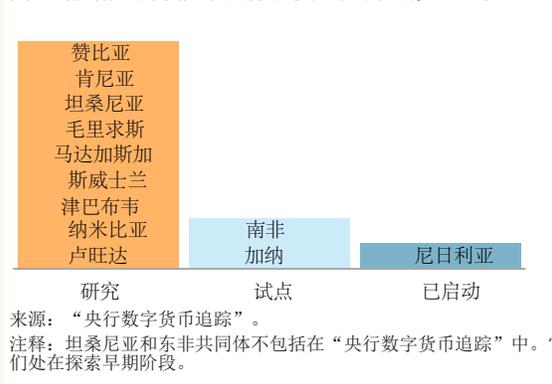
目前，很多国家（包括13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央行正在探索使用央行数字货币来加强其电子支付系统（专栏图4.1）。央行数字货币是一种数字形式的现金，可以通过电子方式储存和转移，完全由发行央行提供支持。2021年10月，尼日利亚成为非洲第一个、世界第二个（第一个是巴哈马）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国家，其发行的央行数字货币称为eNaira。

潜在好处和挑战

央行数字货币可带来若干好处。

- 提高金融包容性。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央行数字货币可以使金融服务惠及到过去未使用银行服务或银行服务不足的群体，从而使没有互联网接入的偏远地区能够以很低的成本或零成本开展数字交易。¹
- 促进跨境转移和支付。2020年，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汇款的平均成本是汇款额的8%。央行数字货币可以缩短支付链，加

图4.1 撒哈拉以南非洲：央行数字货币的状况，2022年



强汇款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竞争，从而使汇款更加方便、更加快捷且成本更低。提高跨境支付速度有助于促进该地区内部以及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融合。²

- 提供加密货币的替代形式。私人加密货币的传播带来了风险——人们可能为了交易方便或对本币失去信心而将资金转到这些加密资产上。这可能削弱货币政策的传导。此外，加密货币可能成为非法资金流动的管

本专栏由Habtamu Fuje、Saad Quayyum和 Franck Ouattara撰写。

¹ 让尚未使用银行服务或银行服务不足的群体参与到数字支付系统中来，还可能有助于减少经济非正规性，进而能扩大税基和增加政府收入。

² 例如，南非正在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央行一起参与Dunbar项目，测试央行数字货币在国际结算中的使用情况。东非共同体也在探索发展地区央行数字货币，以便对东非支付系统进行升级。

专栏4（续）

道。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提供一种可靠的、受到监管的加密货币替代形式，从而尽可能减少以上风险。

- **实现及时和有针对性的福利拨付。**如果央行数字货币被人们（包括低收入家庭）广泛使用，那么可以直接通过央行数字货币提供有针对性的福利支持，在突然发生危机时（如新冠疫情或自然灾害引发的危机）尤为如此。

在设计和采用央行数字货币时，应着眼于应对以下挑战和风险：

- **数据可靠性。**央行数字货币必须值得信赖并能够保护消费者隐私。消费者将不得不把大量的个人交易信委托给央行，并需要确信这些信息是安全的，不会被滥用。

- **网络风险和扰动。**与其他形式的数字货币一样，央行数字货币也可能遭受到网络攻击。因此，央行需要投资于网络安全基础设施（普华永道公司，2021年；Mancini-Grifoli等人，2018年）。尽管这种投资成本可能很高，但由于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减少现金使用量，现金管理和分配成本下降可以抵消其中一些投资成本。

- **金融诚信风险。**央行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监管规定得到执行。为此，许多国家必须加强国民身份识别系统，以便在不损害金融包容性的情况下更容易地执行“了解客户”的要求。

- **金融/银行部门不稳定。**央行需要采取谨慎态度，确保央行数字货币不会干扰银行体系，导致大量资金从商业银行转移到央行数字货币钱包，从而削弱银行融资和贷款能力。

- **数字基础设施和知识。**为广泛采用和有效使用央行数字货币，需要具备电话和互联网连接等数字基础设施。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数字化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此外，央行数字货币的开发、部署和监管还要求央行具备充分的技术能力。

因此，在采用央行数字货币之前，该地区的央行需要根据本地情况和内部能力，认真评估央行数字货币带来的好处，并权衡考虑其

所带来的挑战和风险。为了成功采用央行数字货币，还需要实施健全的宏观经济和监管政策，提升民众对本币的信心。此外，应深入分析央行数字货币可能如何影响繁荣发展的私人数字支付服务行业，并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因为某些私人运营商可能具有系统重要性。

尼日利亚央行数字货币eNaira

尼日利亚央行的eNaira提供了央行数字货币如何在实践中运作的有用示例。eNaira具有两层架构：尼日利亚央行发行eNaira；金融机构与用户直接接触，行使分发货币、为支付提供便利、解决争议和其他职能。目前，所有用户需要在eNaira平台上开立和保有钱包，并将其银行账户与钱包挂钩。用户可以将资金从银行账户转到eNaira钱包，但资金受每日限额和累计限额的约束。设定这些限额是为了防止银行体系向eNaira平台的资金转移突然急剧增加，进而破坏银行体系稳定。用户创建钱包，需要下载eNaira应用程序并提供其银行验证号。银行验证号用于识别终端用户，并促进其遵守金融诚信监管规定。截至今年1月底，钱包下载数量超过70万个，使用eNaira进行的转移和支付共计900万次。

尼日利亚央行计划允许没有银行账户的用户仅使用国民身份识别号创建eNaira钱包，从而使没有银行账户的人们能够更容易地利用这一服务。对没有银行账户的用户设定更低的交易限额，目的是尽量降低金融诚信风险。尼日利亚央行还计划允许尼日利亚侨民通过eNaira平台汇款。为成功实施这一计划，必须加强对本币的信心，并为统一的市场出清汇率提供支持。最后，尼日利亚央行计划让纳税人能够通过eNaira平台缴付税款，这可能改善税收征管。

参考文献

- Agarwal, Ruchir, and Gita Gopinath. 2021. "A Proposal to End the COVID-19 Pandemic."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2021/00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Aslam, Aqib, Habtamu Fuje, Henry Rawlings. 2021. "Jobs in Lockdown: Insights from Sub-Saharan Africa." *IMF Special Series on COVID-1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Cherif, Reda and others. Forthcom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 Growth and Diversific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Choi, Seung Mo. 2021. "Food Infl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IMFblog (blog), December 6, 2021. <https://blogs.imf.org/2021/12/06/food-inflation-in-sub-saharan-africa/>.
- De Groot, Olaf J., Carlos Bozzoli, Anousheh Alamir, and Tilman Brück. 2022. "The Global Economic Burden of Violent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February 11): <https://doi.org/10.1177/00223433211046823>.
- Dillon, Brian, and Christopher B. Barrett. 2020. "Global Oil Prices and Local Food Prices: Evidence from East Af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98 (1): 154–71.
- Eyraud, Luc, Hilary Devine, Adrian Peralta Alva, Hoda Selim, Preya Sharma, and Ludger Wocken. 2021. "Private finance for development: wishful thinking or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IMF Staff Departmental Paper 2021/01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Georgieva, Kristalina. 2022. "Support for Africa's Vaccine Production is Good for the World." IMFblog (blog), January 12, 2022. <https://blogs.imf.org/2022/01/12/support-for-africas-vaccine-production-is-good-for-the-world/>.
- Gray, Simon. 2021. "Official and Parallel Exchange Rates—Recognizing Reality." *IMF Special Series on COVID-19*, September 23, 202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Hooley, John, Mika Saito, Lam Nguyen, and Shirin Nikaein Towfighian. 2021. "Fiscal Domina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Revisited." IMF Working Paper 2021/01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22a. "The IMF Strategy for Fragile and Conflict-Affected States." IMF Policy Paper 2022/00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22b. "The Role of 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s Policy Toolki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Jeanne, Olivier, and Damiano Sandri. 2020. "Optimal Reserves in Financially Closed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104 (2):102178.
- Kiff, John, Jihad Alwazir, Sonja Davidovic, Aquiles Farias, Ashraf Khan, Tanai Khiaonarong, Majid Malaika, Hunter K Monroe, Nobu Sugimoto, Hervé Tourpe, Peter Zhou. 2020. "A Survey of Research on Retail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IMF Working Paper 20/10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Lakner, Christoph, Daniel Gerszon Mahler, Mario Negre, and Espen Beer Prydz. 2020. "How Much Does Reducing Inequality Matter for Global Poverty?" Global Poverty Monitoring Technical Note 13,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Mancini-Griffoli, Tommaso, Maria Soledad Martinez Peria, Itai Agur, Anil Ari, John Kiff, Adina Popescu, and Celine Rochon. 2018. "Casting Light on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8/0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PricewaterhouseCoopers (PwC). 2021. "The Evolution of Money: Wh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uld Start Paying Attention to CBDCs." Regulatory Brief (May), PricewaterhouseCoopers, New York.
- Razafimahefa, F. Ivohasina. 2012.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in Sub-Saharan African Economies and its Determinants." IMF Working Paper 12/14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Schanz, Jochen. 2019.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in Africa: Benefits, Costs, and 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ations." BIS Papers 105,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asel, Switzerland.
- World Bank. 2021. Debt Transparen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 2022.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统计附录

除非另有注明，本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中的数据和预测是IMF工作人员截至2022年4月8日的估计，与2022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相一致。

数据和预测包括IMF非洲部负责的45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数据定义尽可能遵循既定的国际统计方法。然而，在一些情况下，数据局限性限制了各国间的可比性。

国家分组

国家分为三个（无重叠）组别：石油出口国、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以及非资源密集型国家（国家分组见第24页的国家分组表）。

石油出口国是净石油出口占总出口30%或更多的国家。

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是非可再生自然资源占总出口25%或更多的国家。

非资源密集型国家是既不属于石油出口国也不属于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的国家。

另外，国家还被分为四个（有重叠）的组别：石油出口国、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以及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国家分组见第26页的国家分组表）。

这些组别是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最新数据（三年平均）以及世界银行“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分数（三年平均）划分的。

中等收入国家2018-2020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高于1045.00美元（世界银行，使用地图集法）。

低收入国家2018-2020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等于或低于1045.00美元（世界银行，使用地图集法）。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2016-2018年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平均分数为3.2或更低，以及/或者过去三年内接受过“维和”或“建和”支持。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参加主要地区合作组织的情况列在第24页：CFA法郎区，包括西非经济货币联盟（WAEMU）和中非国家经济货币共同体（CEMAC）；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东非共同体（EAC-5）；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以及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EAC-5加总数据包括卢旺达和布隆迪，这两个国家在2007年才加入该共同体。

加总方法

在统计附录表1和表3中，实际GDP增长和广义货币的国家组别加总数据是按单个国家数据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的，用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在本组总体GDP中所占比例作为权重。购买力平价权重来自《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在统计附录表1中，国家组别的加总数据是按单个国家数据的几何平均值计算的，用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在本组总体GDP中所占比例作为权重。购买力平价权重来自《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在统计附录表2至表4中，除广义货币外的国家组别加总数据是按单个国家数据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的，用按市场汇率衡量的美元GDP在本组总体GDP中所占比例作为权重。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集团成员国

石油出口国	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	非资源密集型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
安哥拉	博茨瓦纳	贝宁	安哥拉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喀麦隆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贝宁	布隆迪	中非共和国
乍得	中非共和国	佛得角	博茨瓦纳	中非共和国	乍得
刚果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科摩罗	佛得角	乍得	科摩罗
赤道几内亚	加纳	科特迪瓦	喀麦隆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加蓬	几内亚	厄立特里亚	科摩罗	厄立特里亚	刚果共和国
尼日利亚	利比里亚	斯威士兰	刚果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	科特迪瓦
南苏丹	马里	埃塞俄比亚	科特迪瓦	冈比亚	厄立特里亚
	纳米比亚	冈比亚	赤道几内亚	几内亚	冈比亚
	尼日尔	几内亚比绍	斯威士兰	几内亚比绍	几内亚
	塞拉利昂	肯尼亚	加蓬	利比里亚	几内亚比绍
	南非	莱索托	加纳	马达加斯加	利比里亚
	坦桑尼亚	马达加斯加	肯尼亚	马拉维	马达加斯加
	赞比亚	马拉维	莱索托	马里	马拉维
	津巴布韦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	莫桑比克	马里
		莫桑比克	纳米比亚	尼日尔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卢旺达	尼日利亚	卢旺达	塞拉利昂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拉利昂	南苏丹
		塞内加尔	塞内加尔	南苏丹	多哥
		塞舌尔	塞舌尔	坦桑尼亚	津巴布韦
		多哥	南非	多哥	
		乌干达	赞比亚	乌干达	
				津巴布韦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集团成员国

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WAEMU)	中非国家经济货币共同体 (CEMAC)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COMESA)	东非共同体 (*EAC-5)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	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SACU)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
贝宁	喀麦隆	布隆迪	*布隆迪	安哥拉	博茨瓦纳	贝宁
布基纳法索	中非共和国	科摩罗	*肯尼亚	博茨瓦纳	斯威士兰	布基纳法索
科特迪瓦	乍得	刚果民主共和国	*卢旺达	科摩罗	莱索托	佛得角
几内亚比绍	刚果共和国	厄立特里亚	南苏丹	刚果民主共和国	纳米比亚	科特迪瓦
马里	赤道几内亚	斯威士兰	*坦桑尼亚	斯威士兰	南非	冈比亚
尼日尔	加蓬	埃塞俄比亚	*乌干达	莱索托		加纳
塞内加尔		肯尼亚		马达加斯加		几内亚
多哥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几内亚比绍
		马拉维		毛里求斯		利比里亚
		毛里求斯		莫桑比克		马里
		卢旺达		纳米比亚		尼日尔
		塞舌尔		塞舌尔		尼日利亚
		乌干达		南非		塞内加尔
		赞比亚		坦桑尼亚		塞拉利昂
		津巴布韦		赞比亚		多哥
				津巴布韦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名缩写

AGO 安哥拉	CPV 佛得角	LSO 莱索托	SLE 塞拉利昂
BDI 布隆迪	ERI 厄立特里亚	MDG 马达加斯加	SSD 南苏丹
BEN 贝宁	ETH 埃塞俄比亚	MLI 马里	STP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BFA 布基纳法索	GAB 加蓬	MOZ 莫桑比克	SWZ 斯威士兰
BWA 博茨瓦纳	GHA 加纳	MUS 毛里求斯	SYC 塞舌尔
CAF 中非共和国	GIN 几内亚	MWI 马拉维	TCD 乍得
CIV 科特迪瓦	GMB 冈比亚	NAM 纳米比亚	TGO 多哥
CMR 喀麦隆	GNB 几内亚比绍	NER 尼日尔	TZA 坦桑尼亚
COD 刚果民主共和国	GNQ 赤道几内亚	NGA 尼日利亚	UGA 乌干达
COG 刚果共和国	KEN 肯尼亚	RWA 卢旺达	ZAF 南非
COM 科摩罗	LBR 利比里亚	SEN 塞内加尔	ZMB 赞比亚
			ZWE 津巴布韦

统计附录表

统计附录表1. 实际GDP增长和消费者价格, 平均值	26
统计附录表2. 总体财政余额 (包括赠与) 和政府债务	27
统计附录表3. 广义货币和对外经常账户 (包括赠与)	28
统计附录表4. 外债、官方债务 (按债务人统计) 和储备	29

统计附录表格的来源和脚注

统计附录表1至表3

来源: IMF共同监督数据库, 以及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2022年4月。

¹ 财年数据。

² 鉴于赞比亚目前的债务重组, 不包括其2022-2023年的政府债务预测值。

³ 2019年, 津巴布韦当局采用了实时全额结算 (RTGS) 元, 后来改称津巴布韦元, 目前正在按新货币调整国民账户数据。当前的数据可能会有修订。津巴布韦元之前在2009年停止流通, 2009-2019年, 津巴布韦采用多重货币制度, 美元为记账单位。

注释: “...”表示不具备数据。

统计附录表4

来源: IMF共同监督数据库, 以及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2022年4月。

¹ 作为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WAEMU) 的成员, 储备数据见WAEMU加总数据。

² 作为中非经济货币联盟 (CEMAC) 的成员, 储备数据见WAEMU加总数据。

³ 财年数据。

⁴ 鉴于赞比亚目前的债务重组, 不包括其2022-2023年的外债预测值。

⁵ 2019年, 津巴布韦当局采用了实时全额结算 (RTGS) 元, 后来改称津巴布韦元, 目前正在按新货币调整国民账户数据。当前的数据可能会有修订。津巴布韦元之前在2009年停止流通, 2009-2019年, 津巴布韦采用多重货币制度, 美元为记账单位。

注释: “...”表示不具备数据。

统计附录表1. 实际GDP增长和消费者价格

	实际GDP (年度百分比变化)						消费者价格，年平均水平 (年度百分比变化)					
	201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1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安哥拉	2.5	-0.7	-5.6	0.7	3.0	3.3	16.0	17.1	22.3	25.8	23.9	13.2
贝宁	4.5	6.9	3.8	6.6	5.9	6.1	1.5	-0.9	3.0	1.7	4.6	1.8
博茨瓦纳	4.9	3.0	-8.7	12.5	4.3	4.2	5.1	2.7	1.9	6.7	8.9	4.5
布基纳法索	6.1	5.7	1.9	6.9	4.7	5.0	1.3	-3.2	1.9	3.9	6.0	2.0
布隆迪	2.3	1.8	0.3	2.4	3.6	4.6	6.1	-0.7	7.3	8.3	9.2	6.5
佛得角	2.4	5.7	-14.8	6.9	5.2	5.8	1.2	1.1	0.6	1.9	2.3	2.0
喀麦隆	4.4	3.5	0.5	3.5	4.3	4.9	1.8	2.5	2.5	2.3	2.9	2.3
中非共和国	-0.6	3.0	1.0	1.0	3.5	3.7	4.7	2.8	0.9	4.3	4.0	3.6
乍得	3.5	3.4	-2.2	-1.1	3.3	3.5	1.7	-1.0	4.5	-0.8	4.1	3.1
科摩罗	3.4	1.8	-0.3	2.2	3.5	3.7	1.8	3.7	0.8	1.5	5.0	1.5
刚果民主共和国	6.4	4.4	1.7	5.7	6.4	6.9	12.3	4.7	11.4	9.0	6.4	6.1
刚果共和国	0.5	-0.4	-8.1	-0.2	2.4	2.7	2.3	0.4	1.4	2.0	2.7	3.0
科特迪瓦	6.3	6.2	2.0	6.5	6.0	6.7	1.6	0.8	2.4	4.2	5.5	2.3
赤道几内亚	-3.1	-6.0	-4.9	-3.5	6.1	-2.9	2.9	1.2	4.8	-0.1	4.0	3.9
厄立特里亚	5.4	3.8	-0.6	2.9	4.7	3.6	3.6	-16.4	4.8	4.5	6.2	3.5
斯威士兰	2.7	2.6	-1.9	3.1	2.1	1.8	6.1	2.6	3.9	3.7	4.8	4.2
埃塞俄比亚 ¹	9.7	9.0	6.1	6.3	3.8	5.7	13.5	15.8	20.4	26.8	34.5	30.5
加蓬	4.0	3.9	-1.9	0.9	2.7	3.4	2.2	2.0	1.3	1.1	2.9	2.6
冈比亚	2.5	6.2	-0.2	5.6	5.6	6.2	6.1	7.1	5.9	7.4	8.0	8.0
加纳	6.7	6.5	0.4	4.2	5.2	5.1	11.7	7.1	9.9	10.0	16.3	13.0
几内亚	6.1	5.6	6.4	4.2	4.8	5.8	12.1	9.5	10.6	12.6	12.7	12.3
几内亚比绍	4.0	4.5	1.5	3.8	3.8	4.5	1.4	0.3	1.5	3.3	4.0	3.0
肯尼亚	5.0	5.0	-0.3	7.2	5.7	5.3	7.3	5.2	5.3	6.1	7.2	7.1
莱索托	2.4	0.0	-6.0	2.1	3.1	1.6	4.9	5.2	5.0	6.0	6.1	5.6
利比里亚	3.8	-2.5	-3.0	4.2	4.5	5.5	10.3	27.0	17.0	7.8	8.2	6.9
马达加斯加	2.8	4.4	-7.1	3.5	5.1	5.2	7.4	5.6	4.2	5.8	8.8	6.8
马拉维	4.2	5.4	0.9	2.2	2.7	4.3	17.0	9.4	8.6	9.3	10.7	7.1
马里	4.4	4.8	-1.2	3.1	2.0	5.3	1.5	-2.9	0.5	4.0	8.0	3.0
毛里求斯	3.8	3.0	-14.9	3.9	6.1	5.6	3.3	0.5	2.5	4.0	8.4	5.7
莫桑比克	5.9	2.3	-1.2	2.2	3.8	5.0	8.1	2.8	3.1	5.7	8.5	7.7
纳米比亚	3.6	-0.9	-8.5	0.9	2.8	3.7	5.3	3.7	2.2	3.6	5.5	4.6
尼日尔	6.2	5.9	3.6	1.3	6.9	7.2	1.1	-2.5	2.9	3.8	5.0	3.0
尼日利亚	4.0	2.2	-1.8	3.6	3.4	3.1	11.8	11.4	13.2	17.0	16.1	13.1
卢旺达	6.9	9.5	-3.4	10.2	6.4	7.4	3.9	2.4	7.7	0.8	8.0	7.0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4.5	2.2	3.0	1.8	1.6	2.8	8.7	7.7	9.8	8.1	14.5	9.2
塞内加尔	4.9	4.6	1.3	6.1	5.0	9.2	1.0	1.0	2.5	2.2	3.0	2.2
塞舌尔	5.1	3.1	-7.7	8.0	4.6	5.6	2.5	1.8	1.2	9.8	5.6	1.6
塞拉利昂	5.0	5.3	-2.0	3.2	3.4	4.3	9.2	14.8	13.4	11.9	17.3	14.5
南非	1.9	0.1	-6.4	4.9	1.9	1.4	5.3	4.1	3.3	4.5	5.7	4.6
南苏丹	-5.9	0.9	-6.6	5.3	6.5	5.6	107.2	51.2	24.0	5.3	16.0	15.0
坦桑尼亚	6.6	7.0	4.8	4.9	4.8	5.2	7.7	3.4	3.3	3.7	4.4	5.4
多哥	5.7	5.5	1.8	5.1	5.6	6.2	1.3	0.7	1.8	4.3	4.6	2.0
乌干达	5.3	7.7	-1.4	5.1	4.9	6.5	7.1	2.3	2.8	2.2	6.1	4.1
赞比亚	5.3	1.4	-2.8	4.3	3.1	3.6	8.9	9.2	15.7	20.5	15.7	9.2
津巴布韦 ²	7.4	-6.1	-5.3	6.3	3.5	3.0	2.1	255.3	557.2	98.5	86.7	46.5
撒哈拉以南非洲	4.2	3.1	-1.7	4.5	3.8	4.0	8.3	8.1	10.2	11.0	12.2	9.6
中位数	4.6	3.8	-1.2	3.9	4.3	5.0	4.6	2.8	3.9	4.5	6.2	4.6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5.2	4.6	0.0	4.8	4.6	5.2	7.9	8.1	11.2	10.6	12.6	9.7
石油出口国	3.5	1.7	-2.3	2.9	3.5	3.2	11.4	11.0	13.0	15.8	15.3	11.6
不包括尼日利亚	2.4	0.6	-3.7	1.1	3.6	3.4	10.3	10.2	12.4	12.8	13.2	8.0
石油进口国	4.5	3.9	-1.3	5.4	4.0	4.5	6.5	6.5	8.7	8.5	10.5	8.5
不包括南非	6.0	5.6	0.9	5.5	4.9	5.6	7.3	7.6	11.0	10.2	12.5	10.0
中等收入国家	3.6	2.1	-3.0	4.3	3.6	3.4	8.3	7.3	8.5	10.5	11.1	8.5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4.4	3.4	-1.7	4.5	4.7	4.9	7.4	6.0	7.9	9.0	10.3	7.1
低收入国家	6.2	6.0	2.0	5.0	4.6	5.6	8.5	10.6	15.0	12.4	15.3	12.6
不包括处于脆弱状态的低收入国家	6.9	7.3	2.8	5.4	4.6	5.7	8.3	7.1	9.5	11.8	16.0	14.0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	5.1	3.9	0.4	4.6	4.8	5.7	6.7	12.6	19.0	10.4	11.0	7.2
CFA法郎区	4.4	4.4	0.6	4.2	4.8	5.6	1.7	0.2	2.4	2.8	4.5	2.4
CEMAC	2.6	2.0	-1.6	1.4	3.9	3.4	2.2	1.6	2.7	1.5	3.2	2.7
WAEMU	5.6	5.7	1.8	5.6	5.3	6.7	1.4	-0.6	2.2	3.5	5.3	2.3
COMESA (撒哈拉以南非洲成员)	6.2	5.7	0.5	5.9	4.8	5.5	8.8	12.2	17.3	14.6	17.0	13.9
EAC-5	5.6	6.3	0.9	6.2	5.3	5.6	7.2	3.9	4.4	4.4	6.2	6.0
ECOWAS	4.7	3.5	-0.6	4.2	4.1	4.3	9.6	8.2	10.2	12.7	13.3	10.3
SACU	2.1	0.2	-6.5	5.1	2.1	1.6	5.3	4.0	3.2	4.6	5.9	4.6
SADC	3.1	1.2	-4.4	4.4	3.1	3.0	7.5	8.6	10.8	9.5	9.9	7.0

请参见第25页的来源和脚注

统计附录表2. 总体财政余额（包括赠与）和政府债务

	总体财政余额，包括赠与 (占GDP百分比)						政府债务 (占GDP百分比)					
	201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1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安哥拉	-0.2	0.8	-1.9	2.8	3.1	1.6	51.3	113.6	136.8	86.3	57.9	54.6
贝宁	-2.4	-0.5	-4.7	-5.8	-4.5	-3.5	27.9	42.5	46.1	50.6	49.3	48.7
博茨瓦纳	-0.9	-8.5	-11.0	-4.7	-3.1	1.0	18.0	16.5	19.0	21.3	23.2	22.9
布基纳法索	-3.4	-3.4	-5.7	-5.6	-6.1	-5.0	29.6	42.0	46.5	50.7	53.4	53.1
布隆迪	-4.8	-6.4	-6.6	-3.9	-7.4	-7.5	43.6	60.0	66.0	68.6	69.2	69.6
佛得角	-6.5	-1.8	-9.1	-8.5	-7.1	-5.1	107.6	124.9	158.8	154.1	159.2	152.7
喀麦隆	-3.3	-3.2	-3.2	-3.2	-1.2	0.7	24.5	41.6	44.9	47.1	45.2	41.0
中非共和国	-1.6	1.4	-3.4	-6.0	-2.5	-2.0	44.3	47.2	43.4	47.6	46.3	44.7
乍得	-1.3	-0.2	2.1	-0.8	5.9	8.3	38.7	51.1	52.1	58.2	46.5	39.8
科摩罗	1.4	-4.3	-0.5	-2.4	-5.6	-5.3	18.9	19.5	22.3	25.2	30.4	34.5
刚果民主共和国	0.2	-2.0	-1.4	-0.0	-3.3	-2.4	20.4	15.0	15.6	12.7	10.6	8.7
刚果共和国	-0.9	4.7	-1.2	2.0	11.3	7.7	57.9	81.7	110.1	85.8	64.0	62.4
科特迪瓦	-2.3	-2.3	-5.6	-5.6	-4.7	-3.8	33.5	38.4	47.0	51.4	51.8	51.4
赤道几内亚	-5.7	1.8	-1.7	1.7	3.5	4.4	21.2	43.0	48.8	39.9	27.8	30.4
厄立特里亚	-4.9	0.6	-4.4	-4.0	-1.0	0.1	174.9	187.1	182.2	170.8	151.9	140.1
斯威士兰	-4.8	-7.0	-5.4	-5.7	-5.8	-2.6	19.6	39.6	42.1	42.8	45.6	44.3
埃塞俄比亚 ¹	-2.1	-2.5	-2.8	-2.8	-4.0	-3.3	47.5	54.7	53.7	52.9	48.3	42.7
加蓬	0.6	2.1	-2.2	-1.5	1.6	3.5	40.2	59.8	77.3	69.5	57.4	57.2
冈比亚	-4.4	-2.5	-2.2	-4.4	-4.4	-2.3	65.8	83.0	85.0	83.0	80.4	75.5
加纳	-6.6	-7.3	-15.6	-11.6	-8.7	-7.8	47.0	62.7	78.3	81.8	84.6	84.8
几内亚	-3.4	-0.5	-2.9	-1.5	-4.4	-4.2	43.5	38.4	44.0	39.3	39.1	37.5
几内亚比绍	-2.5	-4.0	-10.0	-5.9	-4.1	-4.0	53.7	66.5	79.4	80.7	79.7	77.7
肯尼亚	-5.8	-7.4	-8.1	-8.1	-6.9	-5.3	44.2	58.6	67.6	68.1	70.3	69.4
莱索托	-2.8	-7.5	0.3	-6.9	-7.8	-6.1	40.9	50.5	54.2	54.7	52.5	50.3
利比里亚	-3.2	-4.8	-3.8	-2.9	-2.9	-2.7	26.2	48.9	58.3	52.9	51.6	51.6
马达加斯加	-2.0	-1.4	-4.0	-6.3	-6.3	-4.1	36.9	38.5	49.0	53.4	57.9	56.7
马拉维	-3.2	-4.5	-8.2	-8.5	-7.8	-7.5	32.6	45.3	54.8	63.5	66.9	71.2
马里	-2.8	-1.7	-5.4	-4.9	-4.5	-3.5	29.8	40.7	47.3	52.1	53.4	52.1
毛里求斯	-2.7	-8.4	-10.9	-7.2	-4.9	-5.2	60.5	84.6	99.2	100.7	98.9	96.1
莫桑比克	-4.8	-0.1	-5.1	-3.6	-3.0	-3.8	70.7	96.1	119.0	102.3	102.0	94.8
纳米比亚	-6.0	-5.5	-8.2	-8.9	-7.8	-5.0	33.8	59.5	66.7	70.2	69.6	68.2
尼日尔	-3.4	-3.6	-5.3	-5.9	-5.4	-4.2	25.1	39.8	45.0	52.9	53.8	53.1
尼日利亚	-3.0	-4.7	-5.7	-6.0	-6.4	-5.9	19.7	29.2	34.5	37.0	37.4	38.8
卢旺达	-2.1	-5.1	-9.4	-6.9	-6.8	-6.3	29.6	49.8	64.6	68.6	72.0	73.6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6.0	-0.1	5.9	0.9	1.2	0.4	82.2	71.6	81.4	61.3	63.1	60.0
塞内加尔	-3.9	-3.9	-6.4	-6.3	-4.7	-3.7	43.3	63.6	69.2	75.7	75.3	71.3
塞舌尔	1.4	0.9	-17.4	-5.8	-6.7	-0.8	70.1	54.2	89.1	72.5	76.7	73.0
塞拉利昂	-5.3	-3.1	-5.8	-6.9	-3.9	-3.2	48.6	72.4	76.3	76.2	75.0	73.1
南非	-4.0	-4.7	-9.7	-6.4	-5.8	-6.1	42.2	56.3	69.4	69.1	70.2	73.4
南苏丹	-7.0	0.1	6.7	10.0	8.9	3.9	41.8	28.1	37.2	58.2	50.5	21.2
坦桑尼亚	-3.0	-2.0	-2.5	-3.3	-3.3	-3.0	35.0	39.0	40.5	40.8	39.8	38.9
多哥	-4.2	1.6	-6.9	-6.5	-4.9	-4.0	46.8	52.4	60.3	63.8	63.6	62.3
乌干达	-3.0	-4.8	-7.5	-7.8	-5.6	-4.1	25.6	37.6	46.4	51.6	53.1	52.4
赞比亚 ²	-5.6	-9.4	-13.8	-8.7	-9.0	-6.8	44.7	99.7	140.2	123.2
津巴布韦 ³	-3.3	-1.0	0.8	-2.0	-2.6	-2.7	47.7	93.2	102.6	67.6	67.2	61.7
撒哈拉以南非洲	-3.2	-3.9	-6.4	-5.3	-4.7	-4.2	35.0	50.0	57.4	56.9	55.1	54.3
中位数	-3.2	-2.5	-5.3	-5.6	-4.5	-3.7	39.0	51.1	58.3	61.3	57.9	56.7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3.0	-3.2	-5.5	-4.5	-3.4	-2.7	39.9	57.5	63.9	60.6	57.3	54.7
石油出口国	-2.5	-3.3	-4.6	-4.1	-3.4	-3.3	27.2	43.8	48.5	46.3	42.5	42.0
不包括尼日利亚	-1.5	0.3	-1.6	0.7	3.0	2.6	42.8	79.9	88.2	68.9	53.1	49.2
石油进口国	-3.8	-4.3	-7.3	-5.9	-5.4	-4.8	40.5	53.5	62.2	62.2	62.3	61.7
不包括南非	-3.6	-4.1	-6.3	-5.6	-5.2	-4.2	39.3	52.0	59.0	58.7	58.5	56.2
中等收入国家	-3.4	-4.4	-7.4	-5.9	-4.9	-4.6	34.4	50.9	59.5	59.1	57.1	57.3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3.2	-4.0	-7.3	-5.3	-3.1	-2.4	41.5	65.9	75.2	69.5	64.4	62.7
低收入国家	-2.7	-2.3	-3.4	-3.5	-3.8	-3.1	37.7	47.2	51.4	50.3	48.7	45.3
不包括处于脆弱状态的低收入国家	-2.9	-2.7	-4.1	-4.4	-4.4	-3.7	38.7	48.8	52.6	53.4	52.3	49.5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	-2.2	-1.4	-3.1	-2.9	-2.6	-2.1	37.0	45.4	51.9	49.3	46.8	43.4
CFA法郎区	-2.6	-1.5	-4.4	-4.1	-2.0	-1.2	33.1	47.2	54.0	56.2	53.2	51.8
CEMAC	-2.4	-0.1	-2.0	-1.4	2.5	3.4	33.3	51.7	59.2	56.4	47.9	45.5
WAEMU	-2.9	-2.4	-5.7	-5.7	-4.9	-3.9	33.6	44.4	51.1	56.1	56.5	55.4
COMESA (撒哈拉以南非洲成员)	-3.3	-4.6	-5.5	-5.1	-5.3	-4.1	40.1	54.4	61.0	58.5	58.0	54.8
EAC-5	-4.2	-5.3	-6.4	-6.5	-5.6	-4.4	37.0	48.9	55.7	57.1	57.9	56.8
ECOWAS	-3.3	-4.3	-6.6	-6.4	-6.2	-5.5	25.6	36.7	43.8	47.2	46.9	47.2
SACU	-3.9	-4.9	-9.6	-6.4	-5.7	-5.8	40.8	54.6	66.9	66.9	68.0	70.8
SADC	-3.1	-3.7	-7.1	-4.6	-4.0	-4.0	42.0	61.1	71.2	64.8	62.1	62.0

请参见第25页的来源和脚注

统计附录表3. 广义货币和对外经常账户（包括赠与）

	广义货币						对外经常账户，包括赠与					
	（占GDP百分比）						（占GDP百分比）					
	201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1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安哥拉	34.8	33.1	37.7	24.5	22.7	22.3	3.3	6.1	1.5	11.3	11.0	4.9
贝宁	27.8	27.8	30.5	30.5	30.5	30.5	-5.0	-4.0	-1.7	-4.5	-5.8	-5.5
博茨瓦纳	45.0	47.2	52.5	50.6	49.8	49.7	2.1	-7.0	-10.8	-0.5	0.5	2.8
布基纳法索	30.5	40.7	45.0	48.7	51.8	54.5	-4.9	-3.3	-0.1	-3.1	-5.7	-5.3
布隆迪	25.7	39.6	46.3	50.9	52.7	54.4	-14.1	-11.6	-10.2	-13.5	-18.6	-15.7
佛得角	92.4	102.0	125.3	116.2	112.7	109.2	-8.4	-0.4	-15.9	-12.5	-11.5	-8.6
喀麦隆	21.3	24.0	26.6	29.3	31.2	32.1	-3.2	-4.3	-3.7	-3.3	-1.6	-2.9
中非共和国	22.7	28.0	30.3	33.3	31.7	30.5	-7.6	-4.9	-8.5	-10.6	-11.0	-8.4
乍得	13.9	17.0	20.8	22.3	21.7	21.2	-8.1	-4.4	-7.6	-4.5	1.3	-2.3
科摩罗	24.2	28.1	31.2	36.5	36.5	36.5	-2.7	-3.3	-1.6	-3.4	-8.3	-8.2
刚果民主共和国	11.4	15.1	20.2	22.1	26.2	30.6	-5.4	-3.2	-2.2	-1.0	-0.3	-0.3
刚果共和国	27.2	24.4	36.4	31.8	28.8	32.2	-5.4	0.4	-0.1	15.4	26.0	14.7
科特迪瓦	11.0	11.7	13.8	15.5	13.6	13.2	0.1	-2.3	-3.2	-3.7	-4.8	-4.4
赤道几内亚	15.2	16.0	17.3	14.3	11.9	7.3	-9.7	-0.9	-4.2	-3.4	-1.6	-2.0
厄立特里亚	199.0	241.5	235.3	226.6	211.5	202.6	12.1	13.0	11.4	13.5	13.5	13.3
斯威士兰	26.5	28.3	32.4	30.7	33.9	33.9	4.6	4.3	6.7	0.5	-2.1	-0.2
埃塞俄比亚 ¹	28.5	33.0	30.8	31.1	26.5	24.2	-7.0	-5.3	-4.6	-3.2	-4.5	-4.4
加蓬	23.3	23.3	27.9	24.6	22.4	26.1	4.9	-0.9	-6.0	-6.9	1.7	-0.1
冈比亚	36.7	47.2	55.5	59.8	56.7	53.2	-8.0	-6.1	-3.2	-9.5	-14.9	-11.8
加纳	23.6	26.1	31.4	30.6	30.6	30.4	-6.1	-2.7	-3.1	-3.0	-3.6	-3.5
几内亚	24.3	24.5	25.6	23.6	23.8	23.8	-15.6	-11.5	-13.7	-4.0	-9.6	-8.5
几内亚比绍	36.7	43.4	47.1	48.8	46.7	45.2	-2.3	-8.8	-2.6	-3.1	-5.6	-4.8
肯尼亚	36.9	34.4	37.1	35.2	34.3	33.8	-6.9	-5.3	-4.7	-5.4	-5.8	-5.3
莱索托	34.6	35.4	41.8	40.6	39.1	38.4	-6.5	-2.1	-2.0	-9.3	-15.6	-8.9
利比里亚	20.2	20.9	25.5	24.8	24.9	25.0	-17.8	-19.6	-16.3	-17.8	-16.1	-15.9
马达加斯加	23.0	24.8	28.7	31.1	32.3	31.8	-3.4	-2.3	-5.4	-5.5	-6.5	-6.2
马拉维	17.1	16.0	17.5	17.5	17.5	17.5	-9.3	-12.6	-13.8	-14.5	-17.3	-15.4
马里	26.5	29.6	36.5	40.3	40.3	40.3	-5.6	-7.5	-2.3	-4.5	-5.3	-4.9
毛里求斯	104.3	120.8	163.7	165.8	153.0	143.6	-6.5	-5.4	-12.5	-11.1	-14.0	-8.0
莫桑比克	31.9	36.9	43.3	42.7	43.2	43.4	-30.7	-19.1	-27.6	-22.4	-44.9	-39.0
纳米比亚	58.3	63.9	71.3	71.2	71.2	71.2	-8.3	-1.8	3.0	-7.3	-6.9	-4.4
尼日尔	17.1	17.1	19.2	21.3	23.2	23.8	-12.9	-12.2	-13.4	-15.8	-15.8	-13.8
尼日利亚	22.1	23.9	25.0	24.9	25.3	26.2	1.9	-3.3	-4.0	-0.8	-1.1	-1.1
卢旺达	21.4	25.7	28.9	30.2	29.9	30.6	-9.9	-11.9	-11.9	-10.5	-11.4	-10.3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37.4	31.8	32.4	30.0	30.0	30.0	-16.8	-12.1	-10.3	-9.7	-12.1	-8.7
塞内加尔	33.2	41.5	45.3	48.2	50.5	50.0	-6.7	-7.9	-10.9	-11.8	-13.0	-8.4
塞舌尔	64.7	82.5	119.0	107.7	84.0	80.6	-19.1	-16.2	-23.0	-20.3	-30.0	-23.6
塞拉利昂	22.0	23.2	29.5	31.7	31.4	31.1	-22.9	-14.3	-6.8	-13.0	-17.2	-13.7
南非	66.5	67.1	74.6	70.5	70.4	71.1	-3.4	-2.6	2.0	3.7	1.3	-1.0
南苏丹	18.1	13.6	14.6	16.3	15.5	10.1	3.5	1.5	-15.6	-7.6	9.5	1.1
坦桑尼亚	22.6	20.4	21.3	21.5	21.5	21.4	-7.5	-2.6	-1.8	-3.3	-4.3	-3.6
多哥	36.2	42.0	45.4	46.9	47.1	47.2	-5.4	-0.8	-1.5	-3.3	-5.9	-6.4
乌干达	17.2	19.4	22.5	25.1	23.5	23.4	-5.7	-6.2	-9.3	-7.9	-7.0	-9.8
赞比亚	20.1	23.6	31.3	35.4	34.8	34.2	1.1	0.6	12.0	6.7	4.4	4.3
津巴布韦 ²	24.3	18.7	17.1	16.4	18.5	21.7	-9.9	4.0	4.7	3.6	2.5	1.5
撒哈拉以南非洲	34.8	35.5	38.6	37.5	37.0	37.0	-2.5	-3.2	-3.0	-1.1	-1.7	-2.5
中位数	25.8	28.0	31.3	31.1	31.4	31.8	-5.7	-4.0	-4.2	-4.5	-5.8	-5.3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27.8	29.5	32.7	32.0	31.1	30.9	-4.5	-3.5	-4.3	-3.2	-3.1	-3.6
石油出口国	23.7	24.9	26.9	24.9	24.9	25.7	1.4	-1.9	-3.6	0.4	1.7	0.0
不包括尼日利亚	27.4	27.4	31.4	25.1	24.2	24.3	0.3	1.6	-2.5	3.5	7.4	2.7
石油进口国	41.8	41.4	45.2	44.3	43.4	43.1	-5.2	-4.0	-2.6	-1.9	-3.6	-4.0
不包括南非	27.9	30.0	33.0	33.5	32.6	32.3	-6.5	-4.7	-4.7	-4.7	-6.0	-5.4
中等收入国家	37.8	38.4	42.2	40.2	39.8	40.0	-1.2	-2.6	-2.0	0.2	-0.2	-1.3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30.6	31.7	36.2	34.0	33.0	32.7	-2.0	-2.0	-3.1	-1.7	-0.5	-1.6
低收入国家	24.2	27.0	28.8	29.8	29.1	28.9	-8.3	-5.4	-5.6	-4.9	-6.3	-6.1
不包括处于脆弱状态的低收入国家	24.3	27.3	28.4	29.4	27.8	27.1	-9.3	-6.1	-6.3	-6.1	-8.3	-7.9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	20.8	22.1	25.6	26.5	26.5	27.3	-5.1	-3.7	-4.0	-2.4	-2.1	-2.8
CFA法郎区	21.6	24.5	28.0	29.6	29.6	30.0	-3.7	-4.0	-4.5	-4.5	-3.3	-3.9
CEMAC	20.4	22.2	26.0	26.4	26.2	27.1	-3.6	-2.6	-4.3	-2.0	2.9	-0.0
WAEMU	22.4	25.7	29.1	31.3	31.3	31.5	-4.1	-4.9	-4.6	-6.1	-7.3	-6.2
COMESA（撒哈拉以南非洲成员）	29.7	32.0	34.6	35.0	33.4	32.8	-5.9	-4.4	-4.1	-3.7	-4.3	-4.2
EAC-5	27.3	27.0	29.3	29.2	28.5	28.3	-7.1	-5.1	-5.1	-5.6	-6.0	-6.0
ECOWAS	22.5	24.8	27.0	27.3	27.6	28.2	-0.5	-3.9	-4.3	-2.6	-3.2	-2.8
SACU	64.8	65.6	72.9	68.9	68.8	69.5	-3.3	-2.7	1.5	3.1	0.9	-1.0
SADC	50.0	49.4	55.0	51.6	51.3	51.5	-3.3	-1.9	-0.1	1.9	0.4	-1.3

请参见第25页的来源和脚注

统计附录4. 外债, 官方债务 (按债务人统计) 和储备

	外债, 官方债务, 按债务人统计						储备					
	(占GDP百分比)						(货物和服务进口月数)					
	201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1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安哥拉	29.2	59.5	89.1	72.7	44.8	43.6	8.3	13.6	10.2	6.2	6.6	6.6
贝宁 ¹	14.2	25.1	30.3	36.2	36.6	35.6
博茨瓦纳	15.8	11.8	11.8	9.8	11.3	11.0	11.6	10.0	6.5	6.2	6.3	7.1
布基纳法索 ¹	21.1	23.2	25.4	23.6	23.2	22.1
布隆迪	20.0	18.0	17.5	20.0	19.6	18.4	2.8	1.3	1.0	2.1	1.6	1.2
佛得角	81.3	107.3	142.8	124.6	135.6	129.5	5.1	8.9	6.9	7.4	6.4	5.7
喀麦隆 ²	16.1	29.2	32.5	32.3	33.7	32.7
中非共和国 ²	26.1	35.8	36.3	32.8	32.9	30.8
乍得 ²	24.1	24.2	27.3	26.2	23.2	21.6
科摩罗	17.7	19.6	24.1	23.3	29.8	33.9	7.0	7.0	8.0	8.2	7.1	6.8
刚果民主共和国	15.7	12.8	12.9	11.3	9.4	7.7	1.1	0.8	0.6	0.8	1.1	1.4
刚果共和国 ²	23.8	31.0	34.2	29.3	25.0	26.2
科特迪瓦 ¹	24.4	30.0	34.1	33.1	33.8	32.7
赤道几内亚 ²	8.1	13.9	16.4	12.0	9.7	12.0
厄立特里亚	63.4	61.7	58.1	53.7	47.6	44.0	3.7	2.5	2.2	2.2	2.8	3.4
斯威士兰	8.2	12.7	15.3	15.9	18.0	18.3	3.8	3.2	3.1	3.0	3.0	3.0
埃塞俄比亚 ³	24.5	28.2	28.8	29.0	27.0	24.3	2.0	2.2	2.0	1.6	0.8	0.8
加蓬 ²	27.4	38.9	49.0	38.1	33.7	34.8
冈比亚	35.1	46.4	48.9	46.5	45.1	43.5	3.7	4.0	5.1	5.8	4.7	4.3
加纳	23.6	29.6	36.0	36.0	36.9	34.6	2.7	3.2	3.2	3.1	2.7	2.3
几内亚	26.8	19.7	25.1	26.0	26.6	27.8	2.2	1.5	2.0	2.2	1.8	2.1
几内亚比绍 ¹	29.4	37.8	44.9	40.1	41.7	38.9
肯尼亚	22.2	30.5	32.8	33.3	35.0	36.4	4.3	6.1	4.5	4.4	3.9	4.2
莱索托	34.9	38.8	48.2	42.5	43.9	45.2	4.8	3.9	4.3	4.3	3.9	3.4
利比里亚	15.3	35.2	40.9	37.6	37.8	37.5	2.1	2.2	2.1	4.0	4.0	4.1
马达加斯加	23.2	26.9	36.4	40.1	43.3	45.0	3.1	5.3	4.9	5.2	5.0	4.8
马拉维	17.3	28.0	31.8	31.7	37.0	39.3	2.3	3.1	2.0	0.5	0.3	0.7
马里 ¹	22.2	26.5	31.8	29.3	28.8	26.8
毛里求斯	13.7	10.9	21.1	22.4	30.1	28.5	6.9	16.9	15.0	14.7	11.4	10.0
莫桑比克	58.8	80.8	91.6	82.1	76.1	76.2	3.2	5.3	4.6	2.5	2.3	2.2
纳米比亚	10.8	20.3	23.9	17.7	17.5	16.0	3.2	5.4	4.2	5.1	4.1	4.3
尼日尔 ¹	17.0	25.4	33.0	33.0	34.4	33.0
尼日利亚	3.1	6.7	8.0	9.1	8.8	8.7	5.9	6.3	6.6	5.9	6.5	7.0
卢旺达	24.7	43.2	53.9	55.8	59.3	60.9	3.7	4.6	5.4	4.6	4.0	3.7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76.6	65.4	64.9	61.3	63.1	60.0	3.8	3.3	5.0	4.4	5.2	5.1
塞内加尔 ¹	30.1	47.4	48.9	45.8	45.9	42.3
塞舌尔	37.9	26.3	40.7	39.3	36.4	40.0	3.4	5.7	4.6	4.6	3.8	3.6
塞拉利昂	30.4	41.4	48.3	47.9	48.3	48.0	2.9	4.5	4.6	5.4	4.3	4.0
南非	13.7	20.2	23.6	18.7	19.6	20.1	5.4	8.4	6.4	5.1	4.7	4.3
南苏丹	1.8	0.4	0.1	0.5	1.0	0.8
坦桑尼亚	24.9	28.1	28.9	28.5	26.7	25.0	4.6	5.8	5.6	4.9	4.6	4.3
多哥 ¹	12.8	17.6	28.7	25.8	28.0	27.4
乌干达	15.6	25.3	31.5	32.9	33.8	34.0	4.6	3.7	4.4	4.0	3.8	3.6
赞比亚 ⁴	21.8	48.7	66.6	57.6	2.8	2.6	1.2	2.6	2.8	3.5
津巴布韦 ⁵	33.6	31.2	30.8	21.8	19.5	20.4	0.5	0.3	0.1	1.2	0.8	0.8
撒哈拉以南非洲	15.4	22.9	26.6	25.1	24.0	23.4	4.9	6.0	5.1	4.5	4.5	4.6
中位数	22.3	28.2	32.6	32.9	33.8	33.4	3.7	4.0	4.5	4.4	3.9	3.7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23.3	32.0	36.7	34.7	32.6	31.7	4.2	4.9	3.9	3.6	3.5	3.6
石油出口国	9.9	17.1	20.0	20.2	17.7	17.1	6.0	6.9	6.4	5.4	6.0	6.5
不包括尼日利亚	24.6	43.5	55.5	47.9	36.7	36.4	6.3	8.3	5.9	4.3	5.2	5.6
石油进口国	19.2	26.2	30.1	27.5	27.6	27.1	4.2	5.6	4.4	4.0	3.6	3.5
不包括南非	23.0	29.3	33.0	31.9	31.5	30.5	3.4	4.0	3.5	3.4	3.1	3.1
中等收入国家	13.4	21.4	25.1	23.6	22.5	22.1	5.5	7.0	5.8	5.1	5.2	5.4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22.9	35.2	41.8	39.1	35.9	35.3	5.2	6.4	4.8	4.4	4.5	4.7
低收入国家	24.0	28.0	30.8	29.6	28.5	27.4	2.7	3.0	2.9	2.7	2.3	2.3
不包括处于脆弱状态的低收入国家	25.0	31.1	34.1	34.1	33.2	31.7	3.4	3.9	3.7	3.4	2.9	2.7
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	23.0	25.3	28.3	25.9	25.0	24.3	2.5	2.1	2.0	2.2	2.4	2.5
CFA法郎区	20.8	29.7	34.1	32.2	31.8	31.0	4.7	4.8	4.7	4.7	4.7	4.8
CEMAC	19.1	28.9	33.2	29.8	27.9	28.3	4.2	3.6	3.2	2.7	3.6	4.4
WAEMU	22.4	30.2	34.6	33.7	34.2	32.6	5.0	5.6	5.5	5.8	5.3	5.0
COMESA (撒哈拉以南非洲成员)	21.4	27.6	30.8	29.9	29.2	28.6	3.1	3.9	3.1	3.0	2.6	2.7
EAC-5	21.8	29.4	32.2	32.7	33.2	33.3	4.4	5.5	4.8	4.5	4.1	4.1
ECOWAS	9.3	15.1	18.2	19.2	18.4	17.6	5.0	5.3	5.3	4.9	5.3	5.6
SACU	13.7	19.9	23.1	18.4	19.3	19.7	5.5	8.3	6.3	5.1	4.7	4.4
SADC	18.8	27.4	32.5	27.3	25.7	25.5	5.4	7.7	5.8	4.7	4.4	4.3

请参见第25页的来源和脚注